

道德真經三解

經名：道德真經三解。元鄧錡撰。四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真經三解序

玉賓子鄧錡撰

太上老君，四極真人也。太者，大之極。上者，高之極。老者，壽之極。君者，人之極。故曰四極。《周易》上經起於三，下經終於四，其卦六十四。《道德》上經起於三，下經終於四，其章八十一。《太玄》其方起於三，其家終於九，準《易》八十一首，道同德合矣。河上公其不凡乎？老氏修道德，自隱無名，居周久之，遂去西遊。關令尹喜，大根器者也，先見其氣，知有真人將至，物色候之。遂識老氏於蒙塵之次，以為大道將隱，強請著書，近乎聖人也。老氏亦知其奇，為言上下二經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圓而無周，方而無隅，是謂無始。劫來天地，大道皆自聖人中出入，兼三才而兩之也。因知五千言者，皆於義皇心地上馳騁，無有轍迹。苟以章句言之，又是周孔腳跡下盤旋，執著象物，何從而見道德乎？所以莊列之學，誇張雄辯；申韓之學，專擅刑名；王謝之學，假借玄談。又非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此正謂五伯借虛名以取實利者也，安能見老氏之心乎？今以《周易》《論語》之暇，幸有餘力，謹依《道德》章句，別

為三解，是知天地大，造化一，出於聖人，無為而為者矣，其旨不亦遠乎？一解經曰：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，使人先見一章正義，混然天成，無有瑕謫。二解道曰：直述天地大道，始終原反，其數與理若合符節。三解德曰：交索乾坤，顛倒水火，東金西木，結汞凝鉛，一動一靜，俱合大道。凡五萬餘言，名曰《三解》。《道德經》其經與《大易》準中，間有不得容心者矣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老氏一書，真常為主，解者悉與道德混而為一，不知賓主上下，以致諸儒妄生異議，無區以別矣。今也先述真常三百字，以擬陰符之數，列于序次，庶使後之談道德者不遠迷其復矣。四方證道之士，覽而詳之，苟有可取，容聞名於樵青足矣。

大德二年戊戌秋日玉賓子鄧錡序。

真常三百字

真常之常，常謂之常；常真之真，真謂之真。真常在道，無所不抱；真常在德，無所不則；真常在命，無所不定；真常在性，無所不應；真常在理，無所不紀。天地未始，真常真止；天地既終，真常真空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聖人以之而有常；大道能敝而不新，聖人以之而有真。使真有形，無方而虛；使常有名，無體而居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道真虛隨而無以隨。聖人登極即真，與

道合真。上下無常，動靜有常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其所利；水能以美利利萬物，不言其所德。有為而為之失真，勿用之反常。日月相推而明生，寒暑相推而歲成，是以真常無形名。天道無言而告功，地道無成而代終，是以真常不虛空。虛空相襲，天地無實；無虛無實，復歸無極；無極無邊，真常乃寂。真常之寂，窈無所寂；無寂之寂，真常乃息。真常之息，窈無所息，無息之息，了不可得，了不可失，是以真常不虛息。

老子大傳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謚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曰：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、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《家語口觀周》又詳。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游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綱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？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遂去。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子將隱矣，強為我著書。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為魏將，封於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。時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大傅，因家于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，儒學亦絀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為謀，豈謂耳邪？李耳無為自化，清靜自正。左仙公葛玄云：老氏周時復託神，李母剖左腋而生，生即皓然，號曰太上。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，無衰老之期，故曰太上，即三清化身也。

大道正統

夫玄宗之為教也，以清虛正一為宗，以長生不死為樂，故浮黎元始天尊，不知其幾千萬劫，方至三清。又自三清，不知其幾千萬年，方且化身下降而為老子，以度真人尹喜，至仙卿李翼，凡十代，蓋自周而漢也。於是河上丈人出焉，自安期生凡九傳而至三陽，則又迄乎五代之間矣。一自三陽唱道以來，至於海蟾真人，傳之張紫陽、王重陽。紫陽傳之翠玄，翠玄傳之紫賢，紫賢傳之翠虛，翠虛傳之海瓊，先生凡九傳。又王重陽真人之所傳，凡七真，其間潛通默會，旁出普度，未究其幾千萬人。若夫大道之正傳，迄今海瓊先生方三

十五代爾。惟上世先賢，享年度世，壽數極綿，年劫亦遠，奧從中古，天不愛道，流布人間，度人無量，又不知所傳至今凡幾年劫也。海瓊而後，大道一脈歸之鶴林先生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後世立法門，暇日因思所傳之難，而究其自出，得其原委，以壽諸梓。廷芝忝出鶴林先生門下一人之數，乃焚香再拜稽首而紀之。

庚申冬至日弟子蕭廷芝書。

大道歷數

浮黎元始天尊，即道生太極也。下至玉清元始天尊，三萬二千四百年，道生一也，故以天皇氏伏羲配之。又一萬八百年，至上清靈寶天尊，一生二也，故以地皇氏神農配之。又一萬八百年，至太清道德天尊，二生三也，故以人皇氏軒轅配之。太清道德天尊與無上元君同時授先天大道，三生萬物也，故以七十二師師廣成子配之。又一千九百年，至高上老子，是時慈尊亦生於世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，故以七十二賢師大聖人孔子配之。沖氣以為和，兼三才而兩之也。三教鼎足天下，而王公之道備矣，故曰：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大道歷數，若合符節矣，正統原委，自有知者。

青城真人述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一

玉賓子鄧錡述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經曰：道既可道，即非常道。名既可名，即非常名。無名者，天地之始。有名者，萬物之母。常無，斯欲以觀其妙。常有，斯欲以觀其徼。妙乃無名之常，徼乃有名之道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謂之異。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道曰：無思無為，是謂常道。神妙政一，是謂常名。道者，太極之中虛。名者，天地之大象。太極中虛，何道無之？分於一物一物之道。一物之道，豈可盡道。不可盡道，立名強道，立名強道即非常道。天地大象，何名無之？形於一物一物之名。一物之名，豈可盡名。不可盡名，立名強名，立名強名即非常名。天地未生，無始何名？萬物既成，無母何形？欲觀其妙，常無之道。欲觀其徼，常有之道。此兩者同出於無思無為，異名乎神妙致一，是故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，升堂入室而主乎奧者，其唯聖人乎？

德曰：咸之男女，牝牡未合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道無可道，存乎常道；名無可名，存乎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也。恒之夫婦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抱乎嬰兒。道有可道，非謂常道；名有可名，非謂常名。有名萬物之母也。止而說男下女，咸自否變。常無，欲以觀其妙也。巽而動，剛柔皆應，恒自泰變。常有，欲以觀其微也。造天地之所以為天地，常道也。造男女之所以為天地，常名也。凡此兩者，同歸而殊途，同出而異名也；一政而百慮，異出而同名也。故曰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若入眾妙之門，必也遭乎至人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#1。

經曰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美與惡相對，有與無相生，難與易相成，長與短相形，高與下相傾，音與聲相和，前與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並作而不有辭，以其生而不自有，為而不自恃，功成而不自居。由此不居，是以天下不能去其美。

道曰：無萬物不知有人，無人不知有天地，無天地不知有道，不知有常。常之為道，孰得而惡？及乎萬物並作，而美惡形乎其中矣。故天下之事，無惡不知有美，無不善不知有善。既知美之為美，善之為善，則惡與不善分乎其中矣，由是相生、相成、相形、相傾之道存焉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而民自化，行不言之教而民自信，萬物雖作而亦不有辭，以其天地自生而不我有，天地自為而不我恃，天地功成而不我居。申此不居，是以不能去聖人之美。

德曰：陰陽動靜，互為其基，剛柔體用，互成其形，皆天下之至美也。知美之為道，常也。知美之為美，欲也。以道為欲，此是惡已。乾坤中交而生坎離，坎離中交而復天地，天下皆知中交為道，斯不亦盡善盡美乎？皆以中交為欲，豈不謂之惡也已。故有無相生，日月並明也；難易相成，水火相息也；長短相形，弦望不齊也；高下相傾，陰陽相薄也；音聲相和，陽唱陰和也；前後相隨，二六九也。是以聖人雖欲有為，而何所為乎？雖欲設教，而何所言乎？萬物並作，而何所辭乎？故生而不我有，為而不我恃，功成而不我居。是以聖人能成全乎天下之美，故曰不去。苟有乎我，鈴失自然之道，而入於衍矣，豈不謂之惡也已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

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經曰：不尚其賢，民爭何用？不貴其貨，民盜何用？不見可欲，民自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常道虛其心，萬物實其腹，無為弱其志，無不為強其骨，自然使民無知無欲，縱使知者不敢為也。為於無為，則天下無不治。

道曰：畫前之易，無為而治，起則响响，卧則吁吁，茹毛飲血，民物自化。自大畜之尚賢，便有頤之朵頤，自噬嗑之聚貨，便有豫之暴客，故不見可欲，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以天下之心為心，猶長以虛受人，以天下之腹為腹，猶長以實新德。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，故弱其志。大人有造，自強不息，故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由可知，無由可欲，使有一二知者，亦不敢有為也。蓋聖人為於無為，則天下無不治。

德曰：身中賢行，自不知尚，民誰為爭？身中實貨，自不知貴，民誰為盜？不爭不盜，不見可欲，民自不亂。苟使知之，則爭其賢而不尚其賢，盜其貨而不貴其貨，縱心所欲，無所不為，賢滅貨盡，其能久乎？是以聖人之治，以真常極寂虛其心，以天地日月實其腹，以南水北火弱其志，以東金西木強其骨，其民自然無知，自然無欲，使夫知者終身不敢為也。蓋為於有為，則無不亂，為於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淵乎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經曰：用道之冲，或不至盈。廣乎淵乎，似萬物之宗。挫其氣之銳，解其物之紛，和其容光，同其垢塵，澄兮湛兮，道似若存。得此道者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出乎震之先。

道曰：清氣上為天，濁氣下為地，冲氣中為人。天地為道之用，或不至滿，人為天地之用，或不至盈，盈則或幾乎息矣。是以聖人齊聖廣淵，似萬物之宗，長以正氣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澄兮湛兮，道常若存。羲皇之上人乎，用道之冲。伏羲以來，用道之極。太極一圈，何嘗有盈？虛明澄徹，萬物之宗。以圓裁方，挫其銳也。分陰分陽，解其紛也。迭用柔剛，和其光也。六位成章，同其塵也。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其道湛然，存乎其中，吾不知誰之子，帝出乎震之象也。

德曰：冲，虛中也。其道用之，或不至盈，盈則過望矣。深乎淵乎，萬物之宗也。虛中有物，非宗而何？雖挫其銳，何從而挫之？雖解其紛，何從而解之？雖和其光，何從而和之？雖同其塵，何從而同之？澄澄湛湛，各有道存，此一冲物，吾不知將為誰之子。得為子者，一時辰內，象帝之先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經曰：天地不七，如何以萬物為芻狗？共戴道也。聖人不仁，如何以百姓為芻狗？共戴天地。蓋萬物百姓其猶芻狗乎？道之沖也，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氣之沖也，雖虛而不屈，愈動而愈出，不如守虛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道曰：籍用白茅，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為物，薄而其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，以往其無所失矣。天地無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風莫不蠢然，天地不仁而仁也。聖人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寬猛相濟，政事以和，聖人不仁也。聖人之於百姓，猶天地之於萬物也，不用則已，用則與祭之重，何重如之？夫芻狗者，天地聖人重要也。萬物雖殊，不得與天同事於道；百姓雖殊，不得與聖人同事於天。得與天地聖人同事者，芻狗一而已矣。天地聖人，豈不仁於萬物百姓哉？蓋萬物百姓日用而不知為天地，聖人之芻狗也，其仁不亦深乎？夫天地之間，以坤為橐囊，以乾為管籥，故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，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，故曰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故聖人守中，言不至窮，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不出乎聖人之中也，故曰不如守中。

德曰：天地何嘗不仁？物生自生，物死自死。聖人何嘗不仁？民壽自壽，民夭自夭。死生壽夭，民物自取之爾，天地聖人豈有不仁也哉？反害天地，聖人之仁矣。苟知人物為芻狗，天地為橐籥，則爐鞴乎周天，鉗鎚乎太極，抽添乎日月，運用乎星辰，點鐵成金，超凡入聖，使天地不得造其數，聖人不得為其民，雖曰不仁，安所施乎？是以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不必多言也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謂天地一我，古今一我，萬物一我也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經曰：空谷傳聲，其神不死之神是謂玄牝。天玄地牝，乾坤易門，乾坤之門是謂天地根。綿綿成性，存存用用，不在勤勤。

道曰：升九三，升虛邑，天地為谷也。上下空虛，其神不死，生長收藏，萬物並作，是謂玄牝。上六冥，升正應，利于不息之貞，玄牝之門也。復至子坎，地中生木，是謂天地之根也。所以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重陽花者，不遠必死。

德曰：谷神之室，居於北海，主乎水府，有名無形，變化不測，上交天玄，下合地牝，玄牝合谷，其神不死。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所以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潛龍勿用，綿綿若存，用則若驚百里，故曰用之不勤。紫陽有云：要得谷神長不死，須憑玄牝立根基。真精既反黃金屋，一顆明珠永不離。又云：玄牝之門世罕知，只將口鼻妄施為。饒君吐納經千載，爭得金烏攝兔兒。

真知玄牝者也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經曰：天長地久，道常無為也。天之所以能長，地之所以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得先之，外其身而身得存之。長後長外，非以其無私邪？得先得存，故能成其私。

道曰：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天之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先，其道故得以身先之；外其身而存，其道故得以身存之。非以其無私邪？其身先存乎道，故能成其私。

德曰：天地能長且久，以其不自生。聖人能長且久，以其不自身。天地自生，不久則息；聖人自身，不久則廢。是以聖人先養人之身而能有其身，先存人之身而能外其身。此豈無私邪？先人後己，故能成其私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人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經曰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居於下流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矣。居則善地，心則善淵，與則善人，言則善信，政則善治，事則善能，動則善時。由此不爭，故無過矣。

道曰：天一地六，乾坎為水，乾知大始，坎主勞動，故曰上善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又何爭乎？坎之為水，萬物歸藏之所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矣。居善地，天險不可升也，地險山川丘陵也。心善淵，水流而不盈也。與善人，行有尚，往有功也。言善信，行險而不失其信也。政善治，維心亨乃以剛中也。事善能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。動善時，險之時用大矣哉也。夫惟不爭，勞乎坎也，雖勞乎，知誰得而過之，故無尤矣。

德曰：紫陽所謂《白虎首經》至寶華池神水真金，始知上善利源深，不比尋常藥品，蓋以此也。雖處眾人之所惡而得幾於道者，何也？坎中有復，歸根復命也。居善地，先要得地。心善淵，先要無為。與善人，先要擇交。言善信，不敢失時。政善治，富國安民。事善能，強兵戰勝。動善時，朝屯暮蒙。不敢爭利，以取強焉。爭則有過，夫惟不爭，故無尤矣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

經曰：持而盈之，金玉滿堂，不如其已，莫之能守。揣而銳之，富貴而驕，不可長保，自遺其咎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道曰：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，故坎不盈，祇既平，無咎。盈則坎道失矣，是以不如其已。事有圭角，不為混成，揣而銳之，必挫其銳，是以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，持而盈之，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，揣而銳之也。是以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德曰：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，載營魄持盈之道也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月盈於甲，日月相望，持守之時也，過則消矣，故日盈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奪造化者不然，月既望矣，金玉滿堂，何必持盈守成？退藏於密足矣。天之道也，更進一步，亢龍有悔，揣其銳也，故居上位而不驕。居上而驕則亡，是誰之過與？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，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無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經曰：日營月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陽氣致柔，其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其使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其使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其使能無雌乎？明白四達，其使能無知乎？道生之，德畜之，故生而不自有，為而不自恃，長而不自宰，是謂玄德。

道曰：日月合度，會于天地乾坤，雖曰抱一，能無離乎？日月合度，離坎之離；抱元守一，附麗之離；五十九日而再會，別離之離。離，至文也。坎中一陽，乾之專氣也，故月載營魄。離中一陰，坤之柔氣也，故日有食。既乾坤天地而生坎離，坎離者，日月之道也。故晦以旁死，朔以哉生，其能如嬰兒乎？覽之以玄，本無所疵，滌之除之，能無疵乎？曰民與國，本無所為，愛之治之，能無為乎？乾為天門，本無所雌，開之闔之，能無雌乎？四通八達，本無所知，明之白之，能無知乎？天道生之，地德畜之，故曰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德曰：乾坤中交而生坎離，坎離中交而復乾坤，故曰載營魄。坤中交乾而為坎中一陽，抱其一也。乾中交坤而為離中一陰，故曰抱一能無離乎。坎外陰而內陽，其體本坤，因得乾中而為中男。離外陽而內陰，其體本乾，因得坤中而為中女。以中男之專，致中女之柔而生嬰兒以為復，姤以父母而生萬物之道也，故曰能如嬰兒乎。紫陽所謂能將坎內中心實，點化離宮腹裏陰者是矣。至如滌除玄覽，開闔天門，皆嬰兒之神也，以我恃之，有累玄德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有，車之用；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有，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有，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經曰：輪輻三十，共轉一轂，當其虛轉，車之用也。埏埴為器，陶者模範，當其虛中，器之用也。戶牖為室，雖曰穿鑿，當其虛明，室之用也。故實而有者以為之利，虛而無者以為之用。

道曰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凡二十八舍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共之，輻轂之象也。北極天樞，運轉於一度之間，當其無有之象也。幹旋二十八舍，以齊七政，用車之象也。是知物之用者，車也；車之用者，虛也。天如倚蓋，地下東南，埏埴為器之象也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當其無有之象也。能使大氣盈虛消息，用器之象也。是知物之用者，器也；器之用者，寄也。天地定位，日月並明，戶牖為室之象也。虛室生白，當其無有之象也。萬物並作，用室之象也。是知物之用者，室也；室之用者，息也。故實而有之者，利也；虛而無之者，用也。故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

德曰：朔旦屯直事，日暮蒙當受，晝夜各一卦，用之依次序。內除乾坤坎離四正，一月三十日而用六十卦，故曰三十輻共一轂。中間虛實相依，體用相扶，進退相乘，水火相逮，當其無有車之用也。至如抱元守一，十月胎圓，埏埴以為器也。虛脫出入，不有難色，當其無有器之用也。巡乘六甲，與天地並，鑿戶牖以為室也。性命兩全，神形俱妙，變變化化，與道合真，當其無有室之用也。故日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經曰：五色悅目，令人目盲；五音悅耳，令人耳聾；五味悅口，令人口爽；田獵悅心，令人心發狂；貨貴難得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不為乎目而為乎腹，故去彼之幻，取此之真。

道曰：天地，萬物之盜。萬物，人之盜。人，萬物之盜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，故曰食其時，百骸理，動其機，萬化安。其或不宜采色視於目，令人目盲；聲音聽於耳，令人耳聾；芻豢悅我口，令人口爽；從獸無厭，令人心發狂；玩物喪志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不為乎目而為乎腹，故去彼目之幻妄，取此腹之真用也。

德曰：五色唯黃可觀，黑赤不真，令人目盲。五音唯宮可聞，商角不真，令人耳聾。五味唯甜可食，酸辛不真，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於鳥兔之間，不知節者，徒令人心發狂。直求驪龍之珠，而為難得之貨，苟不一獲則為齏粉矣

，豈止行妨而已哉。所謂薄薄酒勝茶湯，羸羸布勝無裳，醜妻惡妾勝空房，此真不為目而為乎腹也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寵辱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託天下。

經曰：寵與辱若驚，貴與大患若身。謂寵辱，寵為下也，得寵若驚，失辱亦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大貴在身，大患在身，若不有患，不如無身。若貴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寄於天下，愛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託於天下，是謂無身也。

道曰：九五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，承天寵也。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得之若驚也。上九亢龍有悔，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，賢人在下位而無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動則下生一陰而為姤，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，故曰失之若驚。若九五不有其身而為天下之貴，則長居九五，必不至有上九之大患矣，是謂寵辱若驚也。故夫以身貴為天下者，則可以寄於天下，以身愛為天下者，則可以託於天下。如此不有其身則無患也，斷可識矣。

德曰：知雄守雌，得之若驚，臨陣輕敵，辱莫大焉。得之不失，大貴在身；失之不得，大患在身。有為有身，必至大患；無為無身，必至大貴。知天下之民既富既庶，則一人之身可貴可愛，因民之所以利而利之，可謂貴其身，因民之所以用而用之，可謂愛其身。是以聖人不敢以身有天下，則可以寄於天下；不敢以身為天下，則可以託於天下。是謂無身之貴愛也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經曰：視之不見，不為不明。聽之不聞，不為不聰。搏之不得，不為不捷。蓋夷希微之三者，混而為一，無中之有也，故不可以言語致詰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通虛圓明，內外瑩徹，繩繩兮不可名，而復歸於無物，此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殆不可以形而容之。知執古之虛無，以御今之實有。能知古之道始，是謂今之道紀。

道曰：窮理盡性以至于命，故立戒則積精，積精則窮理。由戒則入定，入定則全氣，全氣則盡性。由定則入慧，入慧則全神，全神則以至于命。三者混而為一，故不可以致詰。夷希微者，視聽搏之惚恍也，其上不皦，本無所明

，其下不昧，本無所暗，故繩繩兮不可名，而復歸於無物。此本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，故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成性存存也。若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太始，是謂道紀。

德曰：紫陽所謂見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見，恍惚裏相逢，杳冥中有變者也。三者混而為一，固不可以致詰，直待功夫至此而自知之矣。故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，迎之不可見其首，隨之不可見其後，故曰不可致詰。若執此道，以御今有，先知太始，然後能行，故曰是謂道紀。

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，猶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？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經曰：古之有道之士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惟此不識，故強為之容：初猶豫兮若冬涉川，次夷猶兮若畏四鄰，其次儼然若客，其次泮若冰將釋，至於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，其容有七變，容之強也。至如濁以靜之徐清，安以久之徐生，其孰能與於此？容之神也。故保此道者，不欲滿盈。惟此不盈，是以能故而不新成其容。

道曰：天不言而四時行，地不言而五行合，人不言而萬事備，故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，具三才之道也。以其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，自豫若涉川至於渾兮若濁，易一變而為七也。靜之徐清，久之徐生，七變而為九也。保此道者不欲盈，是以能敝不新成，九復變而為一也。大哉，老子之言。聖人謂其猶龍邪，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，斯亦不過矣。

德曰：得道之士真乎四德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，陰陽不測名曰妙，天地變化名曰玄，往來不窮名曰通，故曰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惟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，臨深履薄也。猶若畏四鄰，不敢進寸而退尺也。儼若客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。渙若冰將釋，識心見性也。敦兮其若樸，甲庚正完也。曠兮其若谷，戊己門開也。渾兮其若濁，鉛採癸生也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上善若水也。孰能安以久之徐生，十月胎圓也。保此道者，不欲滿盈，盈則精神露矣。夫惟不盈，是以能敝而不新成其容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一竟

#1 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：『夫唯不居』四字原脫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二

玉賓子鄧錡述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經曰：致虛極，守靜篤也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也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也。不知其常，妄作乃凶。知常能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是以沒身不殆。

道曰：太極中空，致虛極也。虛極既致，靜篤乃守。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，至於四象八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，萬物並作，乾以君之也，吾以觀其復，坤以藏之也，故曰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萬物之所歸也。靜曰復命，冬至一陽生也。復命曰常，又行一周天也。知常曰明，四時不忒也。不知常，使民失時也，申妄作凶矣。知常則能容，萬物是知容乃公道，公乃王道，王乃天道，天乃道道。道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，是以沒身不殆。

德曰：紫陽言：萬物芸芸各反根，歸根復命即長存，知常妙道人難會，妄作招凶往往聞。政虛至極，守靜至篤，故得萬物並作，吾欲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，而人蠢蠢不知復命，悲夫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，苟知其常，不妄作勞，不知其常，以妄為常。以妄為常，則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是以凶也。知常則能容物矣，容乃生公，公乃生王，王乃生天，天乃生道。得道乃久，是以沒身不殆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不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侮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，猶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經曰：太上之道，不知有之。其次親之，始知譽之。其次不親，尚知畏之。其次不畏，從而侮之。故信不足而有不信，夷猶猶其貴言說。逮乎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之自然。

道曰：太上之道，太極一圈也。不知有之，是生兩儀也。其次親之譽之，兩儀生四象也。其次畏之，四象生八卦也。信不足，有不信，八卦定吉凶也。猶其貴言，吉凶生大業也。功成事遂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故曰百姓皆謂我自然。

德曰：太上之道，西南一陽也。自下而觀，始知有之。其次不知不觀之道，但能親之譽之。其次聞而畏之，其次笑而侮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世人無緣哉，信不足至有不信者。聖人猶其貴言，使人知之也。及其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得自然之道，不知聖人其貴言也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

臣。

經曰：大道不容仁義，仁義出自大道。智慧不容大偽，大偽出自智慧。六親和則不有孝慈，知有孝慈六親已不和矣。國家治則不有忠臣，知有忠臣，國家已昏亂矣。自然之理也。

道曰：大道廢，有七義，羲農之於堯舜也。智慧出，有大偽，禹湯之於桀紂也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，文武之於幽厲也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，桓文之於定哀也。大道廢，聖人相三皇而繫《周易》。有仁義，聖人宗五常而定《書》。智慧出，聖人子三王而刪《詩》。有大偽，聖人孫五伯而作《春秋》，孝慈忠臣在其中矣。

德曰：大道，大藥也。仁義，品藥也。智慧，妙法也。大偽，傍門也。大藥苟廢，不失品藥，故曰大道廢，有仁義。妙法若出，必有傍門，故曰智慧出，有大偽。藥逢氣類方成象，道即希夷合自然，六親不和，有孝慈也。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，國家昏亂，有忠臣也。

絕聖棄智章第十九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經曰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獻不足，故令各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得少私寡欲。

道曰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，我無事而民自富也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，我無欲而民自樸也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也。此三者以為文物典章不足故也，故令各有所屬。聖智，民利之屬。仁義，孝慈之屬。巧利，盜賊之屬。惟見大素，惟拘大樸，即得少私寡欲，不必文教而足此三者矣。

德曰：大道廢，有仁義，巧利出，有盜賊，此為文法不足，皆令各有所屬。道在先天，殊無文字語言，亦無作為巧利，故聖知仁義自然有乎其中矣。紫陽所謂休施巧偽為功力，認取他家不死方，蓋以此也。惟遇太白山見素女子，抱乎先天一樸，自然少私寡欲。

絕學無憂章第二十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若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若晦，寂兮似無所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於母。

經曰：絕學則無憂。若至一唯與阿，其間相去幾何？乃至善之與惡，其間

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果無所畏，流連荒亡其未極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，我獨澹泊如未形兆，癡若嬰兒，未成提孩，乘乘且止，若無所歸。眾人世味皆謂有餘，而獨我為人長若有遺，我豈愚人之心也哉，混混沌沌，一無所知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然若晦，寂兮無所止，世人皆有所以，我獨頑且鄙。我獨異於人者，何哉？而貴食於萬物之母。

道曰：絕此三者之學，始得無憂矣。一唯聖智仁義，阿附巧利盜賊，其間相去幾何？聖智之善，盜賊之惡，相去何若？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荒兮淫兮，無所不至。登春臺，享太牢，世人之極樂也。惟我澹泊如未形兆，若為嬰兒，未得提孩之養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有餘，招損之道也。我獨若遺，受益之道也。以此言之，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混兮沌兮，養素抱樸。俗人昭昭察察，亡而為有，虛而為盈也。我獨昏昏悶悶，有若無，實若虛也。故忽然嚮晦，若入宴息，寂兮寥兮，又似無所止而不有為也。眾人有為，皆有所以，我獨如頑且鄙，皆出無心。我有獨異於人者，一而已矣，求食母道而眾人不知其貴也。

德曰：絕此聖智之學，不為後天盜賊之利，吾有何憂？吾有何息？故曰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，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。大事在身，動止畏忌。苟不知畏，左金右木，無所不至，若在眾人熙熙，然如享太牢之滋味，荒荒兮如春登臺之極樂，我獨畏之，何哉？二氣未有形兆，嬰兒未成提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，如龜養虛，如雞抱卵，如龍蛻骨，如蛇存身，朝屯暮蒙，午姤子復，眾人皆曰有餘，而豈真知我哉？我獨若遺多矣。我非愚人之心而不知足，混兮沌兮，惟要養成大道。昏昏悶悶，猶畏散失，昭昭察察，可在畏邪？故忽若月晦，生光息明，旁死載營，寂兮寥兮而又似無所止。恍恍惚惚，其中須有一物而乘也，眾人得之皆有所用，我獨愚頑且鄙。堅固精粹，壽千萬劫，然後遣其幻妄，一歸真寂，變變化化，與道合真，此我獨異於人者，以其太始之時，而貴求食於母也。故曰：天下女兒是我母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經曰：盛德形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恍恍惚惚。惚兮恍恍，其中有象。恍兮惚惚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冥，其中有精。冥兮窈窈，其中有信。其精甚真，其信甚時，象物精信，恍惚窈冥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所以閱其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美之然哉，以此精信之道。

道曰：著之德圓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，故曰唯道是從。夫道之為物也，不見惚恍，不知有象，不見恍惚，不知有物，故精信而行之不輟者，自見其道於窈冥之間矣，是以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常無欲以觀其妙，玄之又玄，入於眾妙之門者，以此。

德曰：人之學道，無德可容，唯道是從，孔德之容。先天為物，相逢恍惚；先天為象，相見惚恍。先天之精，得之窈冥，其精甚真；先天之信，得之冥窈，其信甚時。是以自古及今，鉛汞之名不去，以觀眾人之甫。吾何以知其甫之為美？以此先天鉛汞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經曰：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損益盛衰之道也。是以聖人唯抱乎一，以為天下之式。不自見，故能明；不自是，故能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能長。唯此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爭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能全而歸之。

道曰：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其先曲而枉之，而後全而直之，其先窪而弊之，而後盈而新之，其先少之，而後得之，其先多之，而後惑之，消息盈虛之道也。是以聖人抱乎一貫之一，而為天下所矜式。一不自見，故能用天下之明；一不自是，故能用天下之彰；一不自伐，故能用天下之功；一不自矜，故能用天下之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有與之爭。豈虛言哉，誠能全而歸之。

德曰：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，故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必然之理也。紫陽有云：但將死戶為生戶，莫把生門作死門。若會殺機明反覆，始知害裏却生恩。曲則全也。是以聖人抱乎太極之一，以為潛龍勿用，確乎其不可拔，而為天下所矜式。故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唯一不爭二字，可以縱橫天下，而皆莫能與之爭也，故言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經曰：夷希為言，自然之道也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事？天

地也。天地之為，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至失者亦同於失。故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猶信不足，則有不信。

道曰：飄風驟雨，天地之所為也，尚不能終日，而況於人乎？天地之為風雨，飄驟自有定數，然風雨不能久者，亦天地自然之道也，故曰希言自然。是故以此從事於道者，即同於道而道亦得之；以此從事於德者，即同於德而德亦得之；乃至從事於失者，即同於失而失亦得之。惟是信不足，至有不信，試推而行之，未有不信者矣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

德曰：天地以雷風為藥，聖人以鉛汞為藥。希言，自然之道也。飄風驟雨，陰陽妄行者也。故無妄九五曰：無妄之疾，勿藥有喜。聖人象曰：無妄之藥，不可試也。黑鉛凡汞，亦水火妄行者也。故上九曰：無妄行，有眚，無攸利。聖人象曰：無妄之行，窮之灾也。夫無妄之往，天地聖人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世人乎？故同於道者，道亦同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同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同之。因信不足至有不信者，此所謂當面蹉過，虛生虛死，而與草木同朽腐也，悲夫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經曰：足跂者不立，股跨者不行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殘餘之食，疣贅之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道曰：眇能視，不足以有明也，跛能履，不足以與行也，而況於跂跨乎？舜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，故冕旒閉目，不明而明也，黈纁塞耳，不彰而彰也。舜亦以命禹曰：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爭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爭功。其在道也，曰有為無為之餘食，刑政道德之贅行，造物或惡之矣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德曰：跂者不立，孤清寡靜也。跨者不行，孤陰寡陽也。其何以行之哉？紫陽所謂須知大隱居鄴市，莫只深山守靜孤。故曰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殘餘食，嚙津納氣也，疣贅之行，枯坐生疾也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

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經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，先天之至寶也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則必逝，逝則必遠，遠則必反，原始反終之道也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，道之主也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道之神也。

道曰：太極之虛，中有神物，混然而成，先天地生而立兩儀，寂兮寥兮於無有之鄉，首出庶物之上，獨立而不改其色，周行而不殆，實可以為天下萬物之母，故聖人字之曰道，強名曰大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，故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，剝反為復之道也。故道大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。天大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。地大，地順承天，百物生焉。王亦大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，人之主也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人之用也。大哉，聖人之言。

德曰：太極圈中，有一神物，可重一斤十六兩零三百八十四銖，五千四十年又五千四十日而後結成，形如雞卵，色似丹砂，明如皞日，味勝甘露，先天地而生，後天地而成，天地得之而生萬物，聖人得之而生萬民，雖寂寥獨立而不改其變，雖周圓啟行而不危其化，可以為天下民物之母，神乎神乎，故聖人字之曰道，強名曰大。大則乃逝，逝則乃遠，遠則乃反，不遠復也。天以始生，言之自上而下，王亦主之；地以既成，言之自下而上，王亦主之。天地生成者，道也。王中主者之心也，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。

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如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經曰：重者，輕之根也。靜者，躁之君也。是以君子終日行而不附離於輜重。所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，則不失其臣也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躁則不失其君也。以輕為事，必失其臣；以躁為事，必失其君。

道曰：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，重為輕之根也。清靜為天下正，靜為躁之君也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附輜重，恐為輕躁所累。雖有榮觀，以重觀輕也。燕處超然，以靜勝躁也。如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蓋一身重者，輕之根蒂也。萬乘之靜者，躁之君主也。夫輕者，枝葉也。重者，根本也。以外物言之，本乎天者親上，枝葉在上，故輕為重之君，本乎地者親下，根本在下，故重為輕之臣。若執輕而行之，則必失重臣，故曰輕則失臣。以萬乘言之，靜者無為也，躁者有為也。我無為而民自化，無為在上，故靜為躁之君，我有為而民

自亂，有為在下，故躁為靜之臣。若執躁而行之，則又失靜君，故曰躁則失君。文乎，老子之言矣。

德曰：純陽有云：道本虛無一炁，生天生地生人，都來些子氣精神，造化不離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故重為輕根。正陽有云：妙法三千六百門，學人各執一為根，誰知些子神仙法，不在三千六百門，故曰靜為躁君。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，亦猶萬乘之君以身輕天下也。雖有榮觀，一念不動也。燕處超然，心境兩忘也。輕則失臣，基址不固，有傷至藥也。躁則失君，火候太過，有傷元陽也。

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

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經曰：不見轍迹，可謂善行。不見瑕謫，可謂善言。不用籌策，可謂善計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以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，以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此謂相襲而明也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。不以善人貴其師，不以不善愛其資，雖曰智慧，謂之大迷，既智返迷，是謂要妙。

道曰：春夏秋冬，天之四府，善行無轍迹也。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聖人四府，善言無瑕謫也。生長收藏，善計不用籌策也。坤以藏之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也。乾以君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。是以聖人以天地常道救人，故無棄人，以天地常道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相襲而明也。何謂襲明？故善人乃不善人之師，不善人乃善人之資，非襲明而何？不以不善貴其師，不以善人愛其資，雖有大知，亦曰大迷，反乎樸素，是謂要妙。

德曰：日用踐履，無轍可達。口傳心受，無瑕可請。依時採取，不用籌策，可謂善計。殊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可謂善閉。殊無繩約而不可解，可謂善結。此無為清靜之道也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人有道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物有道，故無棄物。是謂人物相襲而明，天地之大道也。故善人襲不善人以為資，不善人襲善人以為師，遂使善與不善俱有大得，亦不貴其師，亦不愛其資，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物，智而復迷，迷而復智，是謂妙道之要也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

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經曰：知雄守雌，為天下谿。守雌為谿，常德不離。合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白守黑，為天下式。守黑為式，常德不忒。合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榮守辱，為天下谷。守辱為谷，常德乃足，合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主官，故大制不割，害其樸也。

道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乾知太始，坤作成物也，故為天下谿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，故曰常德不離。冬至一陽，復生坎震，故曰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金水相生也，故為天下式。十二辟卦生成萬物也，故曰常德不忒。十月坤藏，復歸於無極也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否泰相交，損益盛衰之始也，故為天下谷。離終于寅，坎終于申，故曰常德乃足。成終成始，復歸於樸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故曰樸散則為器。聖人居中履正，以為萬物之主，故大制不割。復歸於樸，而又原始反終矣。

德曰：知雄守雌，以木剋金，以汞制鉛，金木間隔，汞鉛相制，二氣緼緼，聚於一道，故為天下谿。是以常德不離，養成嬰兒。知白守黑，白為他人，黑屬自己，主其他人之白，守其自己之黑，故為天下式。是以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十月，坤道也。知榮守辱，榮金辱木，常德不足，知其金之榮，守其木之辱，故為天下谷。是以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主器者莫若長子，是以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散之斯為萬，合之斯為一也，神乎神乎。

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煦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經曰：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必敗之，執者必失之。凡在天下之物，或行或隨，各有一時；或煦或吹，各有一氣；或強或羸，各有一勢；或載或隳，各有一道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道曰：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古之得天下無為而治者，真為也。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，故天下神器，不可妄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凡物行之隨之，各有天時；煦之吹之，各有氣數；強之羸之，各有勢力；載之隳之，各有道理。是以聖人去其甚，不使不得已，去其奢，不使有敗，去其泰，不使有失。

德曰：天之有天下，猶人之有身也。人身之事，亦有自然可取之時，將欲取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況天下人身，乃上天之神器，斷不可以為也。取

而為者必敗，執而取者必失之。凡人之為物，行者隨之以時，煦者吹之以氣，強者贏之以勢，載者隳之以理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，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#1。

經曰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取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佐人主者，果於道而已矣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者勝，乃是果而勿強也。蓋物壯則老，是謂非道。如知非道，不如早已。

道曰：公卿以道佐人主，不以兵強天下，人主以道佐天地，不以暴政害物。泰象曰：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故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，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，不以兵強也。苟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必然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天道好還也。臨之二陽，至于八月，有凶是矣。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，不敢以兵取強焉，取強必敗。苟得其果而勿矜、勿伐、勿驕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，何哉？蓋物壯則老，是謂非道。如知非道，不如早已。

德曰：人主，心也。以道治心者，恬淡為上，不敢以戰勝之兵而取天下。太陽流味，長欲去人，故天發殺機，龍蛇起陸，人發殺機，天地反覆，其事必然好還。天搖地動，山崩谷裂，樹倒林摧，河枯海竭，豈非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乎？真可畏也，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。果得其道不已，何為復敢以取強為？所以不矜、不伐、不驕，長若不得已，乃是果而不敢強。何則？用壯處謙，壯乃全矣，用壯抵觸藩矣。謂物壯而不已則老，此謂非道。知其非道，早已勿為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是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？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。

經曰：夫以兵為佳者，不祥之器也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主生也。用兵則貴右#2，主殺也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

得已而用之者，須以恬淡為上。故勝而不知為美也，若以為美，必樂之，樂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人必殺之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不主殺也。上將軍處右，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。

道曰：師，眾也。貞，正也。能以眾正，可以王矣。至於剛中而應，行險而順，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，民苟不從，何凶無之？故兵之佳者，尚為不祥之器，而況於取強乎？物或惡之矣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帝出于震，春生以仁也，故吉事尚左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六四師左次，則以吉禮處之。用兵則貴右，王革乎兌，秋殺以義也，故凶事尚右。是以上將軍處右，言居上勢，則以喪禮處之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者，必以恬淡虛無為上，故不為美也。若以兵為美事，必如秦楚而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，悉歸于炎漢矣。故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故數戰數勝，亦以喪禮處之。

德曰：純陽有云：吾有三劍而斬世人之欲。紫陽云：先且觀天明五賊，次須察地以安民，民安國富當求戰，戰罷方能見聖人。此最兵之佳者，亦為不祥之器，有物或惡之者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知雄守雌，以養木液也。用兵則居右，知白守黑，以取金液也。取則有道，不以兵強取之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如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故不以兵為美，美而樂之，是殺人之利器也。夫樂殺人者，其事必好還，不可得志於天下矣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故以吉禮處之，上將軍處右，故以喪禮處之。好鬪者必通其敵，可不慎哉。

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。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經曰：道常無名，其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矣。故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物自均。始制有名，物既有名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如道之在天下，亦由川谷之與江海也。

道曰：道常無名，天地之始也。始制有名，萬物之母也。其樸雖小，乃道常之一，天下誰敢臣之？故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，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矣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故兌者說也，以形普沾於萬物之上，而為發生之利澤，豈人力之為哉，而物自均矣。始制有名也，名既遂矣，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夫道之於天下，天下雖大，皆歸于道。江海之於川谷，川谷雖眾，皆赴於江海。侯王之於萬物，萬物雖殊，皆賓於侯王。有名而不知止者，惡乎何歸

？

德曰：其道與常，本無名字，先天一氣也。形質雖小，天下誰敢臣之？侯王，人身之主也，若能守此先天一氣，不以為小，則身中萬事萬物自賓服矣。故天地網緼，萬物化醇，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，聚精會神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，復歸於嬰兒。始制有名也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不敢有為，為則殆矣，故曰知止所以不殆。夫萬物皆歸于人身，譬猶天下皆歸于道，川谷皆歸于江海矣，豈不大哉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經曰：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乃強。知足者長富，強行者有志。居不失其所者能久，身死而名不亡者為壽。

道曰：道人胸中自有水鏡，萬象起滅，無逃其形。水主智，知人者智也。聖人之道，克己復禮，知常容乃公，公生明，自知者明也。吉凶者，貞勝者也。至於以強凌弱，以眾暴寡，勝人者有力也。一旦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自勝者強也。富莫大於知足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責莫大於知止，殆莫大於不知止。知足者，富也。君子以自強不息，有志也。并居其所而不遷，而不失其所者，恒久之道也。豫六五貞，疾，恒不死，中未亡也。雖亡而壽者，恒不死之道也。

德曰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己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凡養生之道，必以陰陽互為其基，輕重不敢偏失，先要知人，後要知己，不知不明，陰陽偏失，如何成事？勝人者不在有力，自有道理。自勝者却在有力，自無道理。既有其名，亦將知止，故知足者長富。如此力行而不倦者，有志之士也。進退消長，抽添運用而不失其所者，可謂恒久而不已也。雖沒而不殆，雖死而不亡，坐在立亡，形神俱妙，可謂恒壽而不已也。

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之而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經曰：大道汎兮，無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有辭，功成不名有。覆載萬物而亦不為主，故常無欲，此可名於小矣。萬物歸之而不知主，此可名於大矣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道曰：以萬物觀天地，則天地之謂天地，以道觀天地，則天地亦萬物耳。故大道汎兮，皆是無可左右者。故物恃之以生而亦不有辭，萬物家之以成而亦

不為主，功成亦不有名。故常無欲，卷之不盈握，此皆名於小矣。萬物歸之而不知主，散之彌六合，此可名於大矣。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，終不以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

德曰：太極大道汎兮，周行一百萬八千里，包乎天地六十四萬里，升降於三萬里之中，迎之不見其音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其可以左右乎？天地萬物恃之以生，其道何辭？天地萬物賴之以成，其道何主？以氣言之，其稱名也小，以物言之，其取類也大。是以聖人提挈天地之道，把握陰陽之氣，以一元為一年，以一年為一日，以一日為一時，奪造執於須臾，成大功於頃刻，然後洗心防思，退藏於密，故曰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。

執大象章第三十五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言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經曰：無象之象，是謂大象。執往天下，有何害矣，豈止不害，安且平泰。樂與人餌，過客亦止。道之為言，淡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及用之亦不可盡既。

道曰：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，聖人執而行之，雖往天下，不為害矣，以其安平且泰，皇建其有極也。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，無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，無有作惡，遵王之路。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；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；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，故樂與百姓餌之，遂使有過之客無不知其止矣。夫道之出其言，淡乎其無味，又非中邊皆甜，吾千退席也。視之不足見，不可用明焉；聽之不足聞，不可用聰焉。是以聖人取諸十三卦象，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曰用之不可既。

德曰：大象，先天之道也。聖人執之而往天下，不有害矣。是以得道之士，刀鋸不能加，水火不能傷，何害之有哉？以其神形既安，心情既平，性命既泰也。故以此象樂與天下餌之，雖有大過之客，亦反身而知止矣。何則知其大象可執也。夫大象之道，出言無味，餌亦無味，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及其用之，大有神效，不可既盡。

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

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勝剛，弱勝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經曰：張之必翕，強之必弱，興之必廢，奪之必與。將欲如此得之，必固如此失之，是謂微而明也。柔勝剛，弱勝強。若魚剛強，不可脫於柔弱之淵。故國家利器，亦不可以示人。

道曰：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利艱貞，晦其明也。內難而能正。其志，箕子以之。故月不晦則不明，爽不昧則不旦，天不寒則不暑，地不藏則不生，天地造物之權也。至如東作西成，民利百倍，百姓之權也。可與立未可與權，聖人深器之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若魚龍不可脫於淵，是謂先微而後著也。是知柔弱淵源，江海之利器也，固不可以見怪，見怪則殆。張強興與，國家之利器也，固不可以示人，示人則危。幾事不密，則害成也必矣。

德曰：知雄守雌，為天下谿。知白守黑，為天下式。道者盜也，三盜既宜。德者得也，一得為度。大抵修鍊者，人為也。雖曰人為，靜為躁君，陰陽須配合，火候要調停。喻弱廢奪而在我者，故靜以待動；張強興與而在人者，故動以隨靜。此謂幽微而著明也。萬物生于水而歸于水，水至柔弱，魚龍不可以脫於淵也。人至剛強，不可以脫于天一之水。故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，輕易示人，必致凶害。人之至寶，不可以示人，輕易示人，必遭譴謫。此天地聖人之權，非縱橫牌闔之語也明矣。

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經曰：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也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不知無為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惟以靜，靜則天下將自正。

道曰：道本無為，常本無欲，無為無欲，而無不為無不欲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矣。黃帝堯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無為而治也。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，故曰我無為，民自化。化之欲作，又恐專於有為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道常無為也，夫無名之樸亦將不欲。以治天下欲者，守之以靜，靜則天下將自正矣。

德曰：道常無為，清靜法身也，而無不為矣。侯王若能守之以道，萬物將自化。生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先天大藥也，先天大樸亦豈所欲。欲而不欲，惟守以靜，天下性命將自正矣。道常無為而為，真為也。有為而為，必不至如此之妙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二竟

#1 不道早已：『不道』二字原脫。

#2 用兵則貴右：『兵』字原脫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三

玉賓子鄧錡述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經曰：上德不患失，是以有德。下德患失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有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德與之應。上義為之而有以為，仁與之應。上禮為之而義莫之應矣，豈止不應，則又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以其忠信之薄而為亂之首也。前識先覺者，道之華而反為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道曰：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德行恒簡以知阻。《上經》常道、常名、太極、虛明，先天之道也。《下經》上德、不德、乾坤、德行，後天之道也。亦猶《大易》者，有上下二經。河上公其不凡乎？天地不自有德，是以有德，故為上德。萬物不失天地之德，是以無德，故為下德。上德無為而四時行焉，無可以為，故曰無為。下德為之而萬物成焉，有可以為，故曰有為。是以天地萬物為上下之德。人亦物也，物之最靈最貴者，人也，故配天地而為三才，以主萬物生成之德。人之最靈最貴者，聖人也，故主萬世治亂之迹，是以上仁為之而無以為。天地大德，上下應之，何必有為？恭己南面而已足矣。堯舜之世也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商周之世也，上有堯舜之仁應之，上禮為之而莫之應。周衰禮廢，五霸尚爭，以力假仁，借名要利，欲以商周之義應之，不其難乎？豈止無義，至有攘臂扼吭而相奪者矣。王狩于河陽，豈上禮之為乎？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復禮。至于上禮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故前于識者多智，而為道之華愚之始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之華，取此之實。

德曰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既得先天之道，以成君子之德，被褐懷玉，不自有德，是謂上德。下德之者，守德不失，方之自然，是謂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可以為，先天無為之道也。下德為之而有可以為，後天日用之道也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取先天一氣而為主也。上義為之而有以為，行周天火候而為賓也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，不知常，妄作凶者也。故失天而後地，失地而後人，失人而後物，失物而後妄。夫禮者，妄也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前乎識者道之華，先乎知者愚之始，是以大丈夫處其道之

厚，不處其華之薄，居其德之實，不居其華之愚也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輿無輿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經曰：。昔之得一道之一也，故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致其道則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界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，以基本言也。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與？故致數車之用，則無車矣。是以聖人不欲碌碌落落如玉石之為定體也，故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。

道曰：一者，太極一圈也。是故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天、地、神、谷、萬物、侯王，其政一也，天無一則必裂，地無一則必發，神無一則必歇，谷無一則必竭，萬物無一以生必滅，侯王無一為貞而貴高必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與？故致車而數其體者，是無車也。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，不欲如此者，形體而言也。是以聖人貴其用，不貴其體，居其實，不居其華。

德曰：一者，無思無為，神妙致一者也。故分於道謂之命，形於一謂之性，變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，化窮數盡謂之死。命者，先天一氣也，無物無之。人有六陽會于一首，故乾為首，天得一以清也。人有五臟共於一腹，故坤為腹，地得一以寧也。心為神主，萬法皆生，神得一以靈也。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谷得一以盈也。金砂入五內，霧散若風雨，薰蒸達四肢，顏色悅澤好，萬物得一以生也。然後功成名遂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也。故天無以裂而長清，地無以發而長寧，神無以歇而長靈，谷無以竭而長盈，萬物無以滅而長生，侯王無以蹶而長貞，其致之一也。始以至賤之物為本而貴稱聖人，始以至下之物為基而高同上天，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與？故致車而數其體者，是無車也。致道數其體者，是無道也。是以聖人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，藏諸用也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經曰：反復道之動也，柔弱道之用也。天下之物，無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原始反終矣。

道曰：復，亨，剛反。動而以順行，是以出入無疾，朋來無咎。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。天行也，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？一陽來復，日合天統，天主動，反者道之動也。臨剛浸而長說，而順剛中而應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。二陽至臨，月合地統，地主靜，弱者道之用也。泰小往大來吉亨，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內陽而外陰，內健而外順，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三陽交泰，物合人統，人主生，天下之物生於有也。至于十月坤以藏之，有生於無而又原始反終矣。

德曰：剝之一陽在上，復之一陽在下，夬之一陰在上，姤之一陰在下，乾坤往來，闔闢之門也。坎為月水而反為中男，離為日火而反為中女。紫陽有云：日居離位反為女，坎配蟾宮即是男，不會箇中類倒意，休將管見事高談。又云：若將日用顛倒求，大地塵沙盡成寶。故曰反者道之動。畢月為烏，房日為兔，離坎互為其基也。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故曰弱者道之用。天下之物皆自無中生有，故曰有生於無；有中生無，故曰無生于有。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而既濟萬物也。

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真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自成。

經曰：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建者至也，故至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坦夷同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至德若薄，質真若變，大方圓而無隅，大器重而晚成，大音和而希聲，大象混而無形，大道隱而無名。夫惟道者，善為推貸而自成。

道曰：上士，善人也。中士，君子也。下士，世人也。大道始則謗世人也，中則疑君子也，終則信善人也。以其人之資稟品第不同，故有中人上下之分矣。然謗則何害於疑？疑則何害於信？信則自信，疑則自疑，謗則自謗，其如大道，何夫勤而行之？上知信而不疑者也。若存若亡，中人可以上下者也。大笑之，下愚謗而不移者也。故言不笑不足以為道，此真口訣也。故至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天造草昧也。進道若退，震巽消長也。夷道若類，方以類聚也。上德若谷，習坎不盈也。大白若辱，用晦而明也。廣德若不足，地道變盈而流謙也。建德若偷，天道虧盈而益謙也。質真若渝，天道無常也。大方無隅，天

包乎地也。大器晚成，震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大音希聲，雷風水火不相悖而相薄，不相射而相逮也。大象無形，日月星辰在天而無真形也。道隱無名，恍惚窈冥，在物而無定名也。惟此道者，能與天地人物善相推貸，而自成一天地矣，故曰善貸自成。

德曰：古仙有云：人不至九世不得聞道。上士，九世人也，故聞道勤而行之。聖人言：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。中士，世人也，故聞道若存若亡。聖人言：可以上，可以下。下士，一二世人也，故聞道大笑之。聖人言：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不笑不足以為道，此語直述其事。夫道者，天地陰陽至真之氣也。至於蠢動含靈，皆有是性，而況於人乎？天地至真之氣也，天地網緼，萬物化醇，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。純陽有云：回思父母生身處，拍手教人笑一場，正謂此爾。故言天下之至賾，而不可惡也。然陰陽二氣感應之際，順則成人，逆為丹用，故曰易逆數也。順則成人，十月胎圓養就兄，逆為丹用，十月胎圓入聖機，下士聞此大笑之也。是不知大笑之者，先笑父母，後笑自身，復遺笑於子孫矣，而又何笑乎？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，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藏諸用也。夷道若類，顯諸仁也。進道若退，柔勝剛也。上德若谷，弱勝強也。大白若辱，知榮守辱也。廣德若不足，抱元守一也。建德若偷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也。質真若渝，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也。大方無隅，有物混成也。大器晚成，後得主利也。大音希聲，龍吟虎嘯也。大象無形，與道合真也。道隱無名，神妙至一也。夫惟道，善貸自成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易六位而成章，時乘六龍以御天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也。大哉言乎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。

經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，人也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，下也。是故萬物或損之而益，謙受益也。益之而損，滿招損也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是以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將以為教父，而以柔弱為主焉。

道曰：道者，太極一圈，出入動靜也。道生一，天地兩儀各得一奇一耦也。一生二，四象也。二生三，八卦也。先天三畫之卦，《易》之真數也。三生萬物，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，變化而為六十四也。故萬物負陰而抱陽，天地沖氣以為人，而和萬物以成三才之道，而為萬物之主矣。世人之所惡者，孤寡不穀而已，以其卑賤而輕下之也。而王公以為美稱，謙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也。

是放萬物有損之而益者，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也。有益之而損者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也。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，但不能使損之而益，長使益之而損矣。所以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故柔弱者，長得其生，損之而益也，強梁者，不得其死，益之而損也。故曰吾將以為教父，不踰矩也。

德曰：道本虛無，無中生有，故曰一。五行不到處，父母未生前，人在何處？道本虛無也。一感一應，中間便有形象，道生一也。先師有云：捉住虛空一點真，萬古千年終不朽，了得一，萬事畢，故一生二。二，氣也，二生三。三，性也，三復合而為一，然後能生萬物，負陰抱陽，無往而不可矣。沖氣以為和者，人身中火候也。人身火候如孤寡不穀，最為人惡，故下士聞道大笑之，而王公自以為稱者，何哉？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也。世間之物有損之而益者，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也；益之而損者，未曾奪之，先自與之也。夫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，俱不能如我以倒為正，以逆為順也，嗚呼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皆以正為倒，以順為逆也，悲夫。故曰吾將以為教父，斯亦不妄矣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經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於天下之至堅，以其無有得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而有益也。夫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及之者亦希矣。

道曰：水，天下之至柔也，無往而不潤。以氣言之，水，天下之至堅也，氣得馳騁於水，故水中之氣必澄。草；天下之至柔也，無往而不藉。以風言之，草，天下之至堅也，風得馳騁於草，故草上之風必偃。風者，有聲之氣也。氣者，無聲之風也。水者，有形之氣也。草者，有形之風也。故曰無有入於無間。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，則各從其類也，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聖人恭己南面而已矣，不言之教也。地順承天，百物生焉，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無為之益也。是則天下希及之矣。

德曰：以柔勝剛，以弱勝強，豈止柔弱為勝，又得馳騁於天下之至堅矣。知雄守雌，知白守黑，防馳騁也。陰在上，陽下奔，首尾武，中間文，勝馳騁也。進火功夫猶鬥危，競馳騁也。故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，示人則必凶，似有如無自然入於無間矣。有之謂有強梁者不得其死也，無之謂無下愚者不移其性也。有之而無，無之而有，其知道乎？無道而有為必損，有道而無為必益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。動靜不衰，肌肉若一，精粹堅固，神氣不變，不言之教也。朝屯暮蒙，午姤子復，天然水火，周流六虛，無為之益也。得至於此，天下希及之，誠哉是言也。

名與身章第四十四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經曰：其名與身，孰為親？其身與貨，孰為多？其得與亡，孰為病？是故愛之甚則必大費，藏之多則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道曰：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，若素無之也。受之天下而不為重，若素有之也。素無素有者，謂不己無不己有之也。若己有己無，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，猶有貪鄙之心生焉，而況天下者乎？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，其唯五帝乎？故堯舜禹湯皆以天之曆數相禪，而以身輕天下，若棄敝屣，是以身親於名也。鹿臺之財，鉅橋之粟，不為不多，一旦前徒倒戈，血流漂杵，俱為他人所有，故曰身與貨孰多，得與亡孰病。是故愛之甚則必大其費，藏之多則必厚其亡，其事好還矣。知足者，常足也。故不辱。知止者，常止也，故不殆。禍莫大於不知止足，知足知止，可以能長且久矣。

德曰：名者，位也。身者，守也。得位而不失其守，上知也。失守而不得其位，下愚也。不移之論矣。世之男女夫婦之道，名者位也。人之男女天地之道，身者守也。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，失守而不得其位者也。天地網緼，萬物化醇，得位而不失其守者也。夫婦順則生人，假人也。天地逆則生丹，真人也。假人終死於夫婦，真人長生於天地矣，名與身，孰親也。身中之藥，三百八十四銖，一銖可點，凡汞一斤，或黃或白，銖無所損，黃白愈多。然舍爾靈龜，觀我朵頤，其道凶矣，身與貨，孰多也。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以欲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或金石草木以補之，或嚙納握固以助之，恨其死之不速，得與亡，孰病也。是故甚於愛名者，其身費之必大，多於藏貨者，其病亡之必厚。知足不辱，功成身退也。知止不殆，時止則止也。如是則可以長久而不已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經曰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#1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所以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謂躁則勝寒，靜則勝熱，清靜為天下之正矣。

道曰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至於六，健而不息；海內之地方千里者，九而不至於十，生而不窮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也。天之一圓一百萬八千里，地之四方六十四萬里，日月常道五十萬四千里，地上之天八萬四千里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，萬物升于虛邑，藏于括囊，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也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乾不直則不隅。坤不隅，則不方，大直若屈一也，故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坎水主乎智而生木於震，根苗花實，無不潔齊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大巧若拙也。天不

官而四時行，大辯若訥，君子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也。躁則勝寒，靜則勝熱，必然之理也。故聖人常存清靜之道，以為天下之正矣。

德曰：身集大成，不敢滿盈，巡乘六甲，與斗相逢，上弦缺金，其用不敝也，下弦缺銀，其用不新也。大沖大盈，日月望於天地，乾也。不敝不窮，日月會於天地，坤也。大直若屈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大巧若拙，造化萬物，止守一也。大辯若訥，超越古今，不敢言也。躁勝寒，火水未濟也。靜勝熱，水火既濟也。清靜為天下正，形神俱妙，與道合真也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經曰：天下有道，却退走馬以糞于田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于郊矣。見可即欲，罪莫大焉；見足不知，禍莫大焉；可欲欲得，咎莫大焉。故知足之足，是謂常足。

道曰：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時天下大定，歸馬於華山之陽，放牛於桃林之野，却走馬以糞也。春秋之時，天下無道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，四夷交侵中國，戎馬生于郊也。五霸以力假仁，罪莫大於可欲也。舟中之指可掬，禍莫大於不知足也。假道于虞以伐虢，咎莫大於歡得也。故曰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德曰：天下有道，人身了事也。乾陽為馬，健而不息者也。真鉛真汞，練就純陽，抱元守一，厚下安宅，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也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，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也。若見可欲，其心即亂，罪莫大焉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不知止足，禍莫大焉。紫陽云：若非積行修陰德，動有群魔作障緣。見藥真欲得之，咎莫大焉，故曰知足之足，乃常足矣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經曰：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矣。是以聖人知之不又行，名之不必見，成之不必為。

道曰：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，天下耳目之所不及，以理推之。盡可見矣，故千歲之曆，可坐而致也。其心出之彌遠，其知知之愈少。了得一，萬事畢。是以聖人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，以天下之知為知而不自行，以天下之名為名而不自見，以天下之成為成而不自為也。

德曰：坐在立亡，不知有天下，何在出戶？出入無礙，不知有天道，何在

窺牖？故著之德圓而神，神無方也，其出彌遠矣。卦之德方以知，物無體也，其知彌少矣。蓋神之出也，愈遠而愈近，知之知也，愈少而愈多，是以聖人仰觀俯察，不行而知也，未耜舟楫，取諸十三卦象，不見而名也。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，不為而成。康節先生云：耳目聰明男子身，洪鈞賦與未全貧。須探月窟方知物，未躡天根豈識人。乾遇巽時觀月窟，地逢霄處見天根。天根月窟閑來往，三十六宮都是春。又云：天心復處是無心，心到無時無處尋。若謂無心便無事，水中何故却生金。又云：投吳走越覓青天，殊不知天在眼前。堯夫之知，尚不必出戶窺牖，而況於聖人乎？

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故取天下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經曰：為學日益其損，為道日損其益，損之而又損之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者，無不為也。故能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道曰：日知其所不足，月無忘其所能，為學日益也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為道日損也。學之與道，雖不相離，相去甚遠。為道必須為學而後可入，不學則不知其道也，故曰為學日益。及至於道，本皆無學，若又以學為主，反害道也鈴矣，必須損其所學而後可以入道，故曰為道日損。豈止日損而已哉？損之而又損之，物我既盡，然後以至於無為。夫無為者，無不為也。天下之理得矣，又何為乎？故聖人取天下之能事，常以身心無事而自得之，及其有事，旋為取之，而不足以取天下矣。

德曰：日用錢履，為學日益也。神妙無為，為道日損也。妙法三千六百門，學人各執一為根，為學日益也。誰知些子神仙法，不在三千六百門，為道日損也。損之而又損之，然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者，非不為也，無為而為，大有為也。故取天下常以無事。能治未病，病莫治也。夫疾已成而後藥之，夫病已成而後攻之，譬如臨渴穿井，不亦晚乎？故曰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矣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聖人在天下，喋喋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也。

經曰：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矣。故善者吾亦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吾德善矣。信者吾亦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吾德信矣。聖人之在天下，長以喋喋，為天下渾然同其心，百姓注其耳目，聖人亦皆孩之矣。

道曰：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，無非取諸人以為善。禹曰：予視天下，愚夫愚婦一能勝予。是以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矣。善者吾亦善之，固為善

矣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何謂也？苟被教化，焉知不為善人？故曰吾德善矣。信者吾亦信之，固為信矣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何謂也？苟被教化，焉知不為信人？故曰吾德信矣。是以聖人之在天下也，長慄慄然敬其事，而為天下渾心。堯之安安，允恭克讓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故百姓仰之如日月，望之若父母，皆注其耳目，以聽天下之治。聖人亦若保其赤子，視之如傷焉，故曰皆孩之。

德曰：聖人，神之主也。常心，神也。百姓，五臟六腑之屬也。如五臟皆有神，心臟之。五臟皆有精，腎臟之。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，故得主其神矣，故曰：無思無為，神妙政一，真氣沖和，神亦主之，真氣間隔，神亦主之。故神平則心和，心平則氣和，氣和則四象五行，九竅三要相生相剋，無不得其所矣，故曰：食其時，百骸理，動其機，萬化安。此其謂歟？氣之善者，吾亦善待之，氣不善者，吾亦善待之，吾德善之。氣之不善，復何為乎？亦必從而善矣。信亦如是。聖人之在天下，人神之在心也，不安而安，無為而為，故得安安而無為矣。真氣善而至者，吾德從而善之，真氣不善而至者，吾德和而善之，斯亦為之善矣。信與不信亦復如是。聖人與天下渾其心，人神與五臟渾其氣，百姓注其耳目，五臟一其性情，聖人皆孩之，人身養嬰兒也，富哉言乎。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不仁既遠，斯不為之安平泰乎？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經曰：出則生，入則死，自生之徒十之有三，自死之徒十之有三，人生動而之於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也。蓋聞善於攝生之道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。故兕無所投其角，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道無死地也。

道曰：天者，生之徒十有三。地者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出則生，入則死，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，原始反終之道也。天地一元，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。天有十干，自甲至庚，凡七位，得九萬七百二十年，天之生數也。辛壬癸三位，得三萬八千八百年，天之死數也。生之徒十有三也。地有十二支，夏至之日出寅入戌，凡九位，得九萬七千二百年，地之生數也。亥子丑三位，得三萬二千四百年，地之死數也。死之徒十有三也。十二用九，亦十之用七也。天地一年三百六十日，自開物寅中至閉物戌中，凡二百七十日，地之生數也。亥子丑三月，凡九十日，地之死數也。乾坤二策，凡

三百有六十，當期之日也，自甲至庚，得二百五十二日，天之生數也。辛壬癸三位，得一百八日，天之死數也。故曰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康節言：天地之交十之三，正謂此爾。坤之數一百八，今釋氏用之，晝夜之學也。人之晝夜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，內除滅沒四刻，止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息。自寅至戌，凡九千七百二十息，人之生數也。亥子丑三時，凡三千二百四十息，人之死數也。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矣。康節言：天不息於冬春，不能生物，人不息於夜晝，不能辨事。故夜不敢動，動則之於死地矣。何故敢動？以其生生之厚也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，以其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以此之故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無所者，非不能也，謂彼此無心於其所用也，故不知其用。何故如此？以其善人無心於死地矣，故得不死。燕入室而人喜，雀高飛而過害，至如無私蹈水火，至誠貫金石者，皆以此。

德曰：出三則生，入十則死。夫生之徒十有三，前三三上弦金半斤也，故鉛遇癸生須急採。死之徒十有三，後三三下弦銀半斤也，故金逢望遠不堪嘗。人之生，前三三得其鉛金者也。動之死地，後三三不得汞銀者也。三三之中各有一十，故出三則生，入十則死，亦十有三也。以世人言之，民之生動而之於死地者，以十為率，三之七也。何故如此之多？以其貪生生民之厚也，不容不爾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天下無敵也。紫陽云：牽將白虎歸家養，產箇明珠似月圓。不遇則已，遇則反為所用，庸何傷乎？入軍不被甲兵，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不居其右，何害之有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。兕者又雄於虎，而有頭角者也。兕雖有角，使之無所投；虎雖有爪，使之無所措；兵雖有刃，使之無所容。何故如此？以其無死地也。無死地者，謂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。寧有死地之間乎？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經曰：天道生之，地德畜之，造物形之，時勢成之，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然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有命而常自然。故道德生之畜之，造物長之育之，時勢成之熟之，日月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我有，為而不我恃，長而不我宰，是謂玄德。

道曰：道者，生物之謂也。德者，畜物之謂也。物者，形物之謂也。勢者，成物之謂也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道者生物之謂也。至哉坤元，萬物

資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德者，畜物之謂也。雷雨作解百果草木皆甲折#2。物者，形物之謂也。兌，正秋也，萬物說乎兌。勢者，成物之謂也。夫道之尊，德之貴，莫之有命而常自然。尊之貴之，何謂也？以其生之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也。是以聖人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。何哉？天玄之德也，於我何有哉？故曰是謂玄德。

德曰：乾為天，故稱乎父，而生巽離兌三女。坤為地，故稱乎母，而蓄震坎艮三男。乾坤縱而六子橫，雷風水火山澤之物形乎其中矣，春夏秋冬四時之勢成乎其中矣。是以萬物並作，莫不尊道而貴德。紫陽云：先把乾坤為鼎器，次將烏兔藥來烹，既驅二物歸黃道，爭得金丹不解生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有命而常得自然矣。故乾道生之，坤德畜之，震巽長之育之，坎離成之熟之，艮兌養之覆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是以聖人生而不自有，後以財成天地之道也；為而不自恃，我無為而民自化也；長而不自宰，自有社稷之主也。故曰是謂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經曰：天下有始，始者以為天下母。既知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子者物也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矣。塞其兌，兌者說也。閉其門，門者戶也。是以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知著也。守柔曰強，勝剛也。用其光，子也。復歸其明，母也。復明用光，無遺身殃。光明無殃，是謂襲常。

道曰：無名，天地之始，形而上者謂之道也。有名，萬物之母，形而下者謂之器也。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之母，是以聖人既知其母，以為萬物之主。物者，子也。母者，道也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是以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兌者說也。萬物出乎震，震，東方也。萬物說乎兌，兌，正秋也。震為長男，雷也。兌為少女，澤也。震兄生之，兌妹成之，故曰歸妹。象曰：澤上有雷，歸妹君子，以永終知敝。彖曰：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，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。歸妹，人之終始也，復之至乾，闢其戶也，姤之至坤，闔其戶也。故曰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動。坤以藏之，乾知大始之道也。金水相生，反動順行，子復一陽，又為闢戶之始。火生於木，禍發必剋，午姤一陰，又為闔戶之始。故曰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乾以君之，坤作成物之道也。見小曰明，陰始履霜，便知堅冰至矣，剛浸而長，便知八月凶矣？守柔曰強，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

天下之至堅也。用其光，既知其子也。復歸其明，復守其母也。無遺身殃，沒身不殆也。守此道者，是謂襲其常矣。

德曰：天下有始，先天一氣也，太極一圈也，元陽一點也，太一一畫也。有則以為天下之母，不亦宜乎？既知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專氣政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復命曰常也，是以沒身不貽。不守其母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塞其兌，虎之。閉，其玄牝之門不必綿綿若存，是以終身不動。開其兌，以妄為常，濟其事，以陰滅陽，不遇至人，終身不可救也。見小曰明，浸潤之議，膚受之態也。守柔曰強，以柔勝剛，以弱勝強也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子母相生，鉛汞相制也。竊弄神器，身必夭殃，故曰無遺身殃。此道久熟，是謂襲常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誇，非道也哉。

經曰：使我耿介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天下，是可、畏也。大道甚夷，而民甚好徑。朝甚除治，田甚荒蕪，倉庫甚虛，皆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貨財有餘，是謂誇於盜也，非道也哉。

道曰：介于石，不終日。貞吉介如石焉，事用終日，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，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也。唯施布於天下，甚可畏焉。大道至甚坦夷，而民唯好捷徑。朝廷至甚除治，田野至甚荒蕪，倉庫至甚虛花，百官皆服文采而又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資貨有餘，是謂盜之誇也，非道也哉。《易》曰：負且乘，致寇至。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《易》曰：負且乘，致寇至，盜之招也。

德曰：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之中，唯施布傳度於人，是可畏也。大道至甚平坦，不肯腳踏實地，步踐履俱好捷徑，而欲速成。故紫陽有云：不識真鉛正祖宗，萬般作用枉施功。休妻謾遣陰陽隔，辟穀徒教腸胃空。草木金銀皆滓質，雲霞日月屬朦朧。更饒吐納並存想，總與金丹事不同。故曰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廷，人身也。田野，人事也。倉庫，內充也。文采，外飾也。人身甚整，人事甚荒，內甚空虛，外甚文采，而又帶利劍以助之，厭飲食以藥之，餘貨財以資之，日誇於淫盜之所，不久而廢矣，此豈大道也哉。紫陽又云：不識陰陽及主賓，知他那箇是疏親。房中空閉尾閭穴，誤殺閻浮多少人。正謂此爾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

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善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經曰：建善乎道者不可拔，善抱乎德者不可脫，子孫以此祭祀不輟。修之一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一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一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一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不異乎真；以家觀家，不異乎餘；以鄉觀鄉，不異乎長；以國觀國，不異乎豐；以天下觀天下，不異乎普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故也。

道曰：善建乎道者，一陽來復，潛龍勿用，確乎其不可拔。善抱乎德者，洗心齊戒，退藏於密，介乎其不可脫。是以建抱乎道德之善者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，所以初六幹父之蠱，意承考也，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以此道德修之一身，一身乃真；修之一家，一家乃餘；修之一鄉，一鄉乃長；修之一國，一國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天下乃普。故一身觀萬身，其德愈真；一家觀萬家，其德愈餘；一鄉觀萬鄉，其德愈長；一國觀萬國，其德愈豐；一天下觀億萬之天下，其德愈普。吾何以知其億萬天下之然哉？以此道德不拔不脫之故也。

德曰：紫賢有云：一月一還為一轉，一年九轉九還同，唯憑二八推刑德，五六回歸戊己中。故烏兔沐浴，介乎其不可脫；潛龍勿用，確乎其不可拔。故曰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。此道伏羲為始，口口相傳，直至於今，不在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豈止商之子孫其麗不億，世世相傳皆子孫也，何患於祭祀乎？以此修之一身一鄉，乃至國家天下，無往而不可。是以聖人以天下之身為身，則觀其真；以天下之家為家，則觀其餘；以天下之鄉為鄉，則觀其長；以天下之國為國，則觀其豐；以天下之天下，則觀其普。即此觀之，何啻前有億萬年，後有億萬世而已哉？吾以此知之矣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怡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嘎^{#3}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經曰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，無死地也。骨弱筋柔，手握甚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怡陰時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呼，其聲不嘎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常明生益，其名曰祥。心之使氣，其名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既曰不道，不如早已。

道曰：善攝生者，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也。故曰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夫赤子不具者，五目三月而微煦，齒八月

而始生，至於三年胎合，而能言能食，皆無知於天下也。以其無知，故無死地。是以骨至弱，筋至柔，而手自握固，至於未知牝牡之合而怡作，其氣精之至也。終日號呼而聲不嘎，其氣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曰明，常明生益，視履考祥，其旋元吉，不得於心，勿求其氣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。心者，氣之主也。氣者，體之師也。氣隨心曰和，心使氣曰強。心強則衰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既曰不道，不如早已。

德曰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。陰生進水，陽生進火，水火既木，鉛汞浮沉，十月胎圓，三年脫殼。螫蟲，尸蟲也。據獸，龍虎也。搏鳥，烏兔也。故三彭無所投其毒，金木無所措其猛，日月無所容其攫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骨弱筋柔，金鉛木汞相為浮沉而未定也。指掌握固，天文地理不敢輕示人也。未知牝牡之合而歧作，男女三月成形，先生二腎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嘎，丹田固密，氣海混圓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無始無名之道也。知常曰明，無得著之道也。常明之益，大而通乎神，祥之屬也。此皆無為而無不為，取天下常以無事也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，心使氣曰強也。故心強則衰，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既曰不道，不如早已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經曰：知之者不言，言之者不知。故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天玄之同。所以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道曰：古之學者為己，知者不言也。今之學者為人，言者不知也。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地何言哉？百物生焉，知者不言也。敬授人時，歷象日月，東作西成，析因夷隩，言者不知也。故曰大道廢，有仁義，智慧出，有大偽。莫若塞其兌說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莫若閉其乾門，闢之不以道，不闢也。挫其萬物之鋒說，使之碩果。解其百姓之絲紛，使之順事。和其日月之光，同其世界之塵。雖曰天玄，是謂玄同。是以抱此道者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，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。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豈不為天下貴。

德曰：識心見性以至於命者，退藏于密，唯恐人知，肯形言邪？管中窺豹，僅見一斑者，務誇于人，唯恐不知，肯不言邪？故曰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紫陽有云：不會箇中顛倒意，休將管見事高談。故了此道者，塞其陰兌，閉其陽門，挫其虛說，解其譁紛，和其容光，同其世塵，是謂玄同。玄謂之同，同

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不可得而親，無所近也。不可得而疏，無所遠也。不可得而利，無所益也。不可得而害，無所損也。不可得而貴，無所尊也。不可得而賤，無所卑也。是以為天下貴。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經曰：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道也。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民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皆有為之所政也。故聖人云，指三皇而言也。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道曰：國不正則不治，兵不奇則不勝，天下不以無事則不可取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道也。天下之民不患貧而患不安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，舉動忌諱，民彌貧矣。上古之時，汙樽杯飲以為禮，黃標土鼓以為樂，猶足以降鬼神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資稟至誠也。後世以來，粢醴在堂，醴盞在戶，金石絲竹，篷豆簠簋，而鬼神或不享者，後進於禮樂，君子或失其誠也，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也。慤遷有無為始，以無益害有益，以異物賤用物，至於飛輪枉矢，木牛流馬作，民多技巧，奇物滋起也。至如一法極，眾姦生，一令下，百詐起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也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以道化道也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以德教德也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以功勸功也。我無欲而民自樸，以力率力也。皇帝王霸之道，存乎其中矣。

德曰：以正治國，以正道守身也。以奇用兵，以奇兵採藥也。以無事取天下，以無病養生也。及其衰老有事，則不足以取天下矣。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道也。大道不難，小道甚難，大道無忌諱，小道多忌諱。夫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小道多忌諱，而身益損。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身多傍門，心性益亂。民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身防堅甲，利劍殺人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；戒律益嚴，竊弄愈甚。皆小道之所致也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見素也。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抱樸也。我好靜而民自正，少私也。我無欲而民自樸，寡欲也。皆大道之所致也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三竟

#1 其用不蔽：『不』原誤作『若』。

#2 解：疑作『而』。

#3 號而不嘎：『嘎』原誤作『愛』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

玉賓子鄧錡述

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經曰：其政悶淳，其民惟淳；其政察烈，其民破缺。故禍兮福所倚伏，至極其無正邪？正得為奇，善復為妖。民之迷此，其日固已久矣。是以聖人雖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道曰：堯舜之民，比屋可封，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也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何力於我哉？故曰比屋可封。桀紂之民，比屋可誅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也。甲子昧爽，受率其旅若林，前徒倒戈，攻於後以北，血流漂杵，故曰比屋可誅。堯以丹朱而禪舜，舜以商均而禪禹，禍兮福所倚也。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福兮禍所伏也。。是以倚伏至極，其無正道邪？然舜有四凶，流竄放殛，正復為奇也。殷有三仁，去奴剖腹，善為妖也。民之迷於此道，其日固已久矣。是以聖人方之而不割其隅，廉之而不削其角，直之而不肆其正，光之而不耀其明。得其無為自然，則禍福無所容其倚伏矣，孰又知其極哉？

德曰：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，先天氣，後天氣，得之者常似醉也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，日有合，月有合，窮戊己，定庚甲也。益之而損，禍兮福所倚也。損之而益，福兮禍所伏也。孰知其極？反無正道邪？正復為奇，道極而從權也。善復為妖，理窮而入術也。嗚呼，天下之民無道可守，禍福迷之日已久矣。是以聖人見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見，恍惚裏相逢，窈冥中有變，故開兌方而不又割，摘坎廉而不必劌，取震直而不必肆，採離光而不必耀，使天下之人自然無為而至于命矣，不亦大哉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莫若嗇。夫唯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、長生久視之道。

經曰：治人事天，莫如吝嗇。夫唯吝嗇，是以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其德，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國之無母，不知國子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、長生久視之道。

道曰：坤為吝嗇，厚德載物者也。上之事天，下之養人，莫若吝音，吝嗇者，坤以藏之，萬物生生而不窮也。夫唯嗇者，是以早復。復，亨，剛反。動

而以順行，是以出入無疾，朋來無咎。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，天行也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？早復謂之重積德，復自坤而生也，坤重積德，無往不克。無往不克，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故坤為國邑。有國之子，復震長男也。有國之母，坤地稱母也。可以長久，天長地久也。是謂深根固蒂、長生久視之道，德合無疆也。

德曰：治人事天，窮理盡性也。莫若嗇者，以至于命也。是以早復其道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也。早復謂之重積德，一陽來復，坤之重積德也。重積德則無不克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也。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復歸於無極也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，地順承天，萬國咸寧也。坤為國母，復為國子，有國之母也。可以長久，天長地久也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故曰是謂深根固蒂、長生久視之道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經曰：治大國，若烹小鮮，不可有為。以道蒞於天下，其鬼不能神。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以其聖人不傷人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其德交歸焉。

道曰：道德，三才之主也。鬼神，天地之主也。聖人，鬼神之主也。中孚信及豚魚，物之繁息者也。鼎之以木，巽火烹飪也。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其道無為，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道有為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故以道臨於天下，其鬼不能神矣。凡間氣時疫亢沴妖孽之所作，皆鬼神之能也。灾妖不勝善德，禍亂不勝善政，故曰以道蒞天不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能神，其神不能傷人。非其神不傷人，蓋聖人善德善政而不傷人也。夫兩不相傷，故鬼神聖人之德而交歸於道焉。

德曰：人身兼乎天地大國也。五臟六腑、十二經十五絡、三百六十骨節穴俞、八萬四千毛竅腠理，血長八百一十丈，氣畜一萬三千五百息，小鮮也。若治人身，以心賢水火烹之，其氣交歸於體，而不至於散亂。若治大國，以陰陽水火烹之，其德交歸於道，而不至於苛細。故天下以聖人為主，人身以心君為主。聖人以大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使鬼得神，何害不生？大道廢矣。心君以真氣平百脉，其邪不神。使邪得神，何病不生？全真廢矣。以此言之，非其鬼不神，其不能傷人，非其神不傷人，蓋聖人之政不傷人也。聖人之政不傷人，使鬼有神，復何為乎？夫鬼之有神，亦豈好傷人哉？皆非其道以擾之耳，不得已也。聖政既善，鬼神亦善，此兩不相傷也，故曰其德交歸焉。

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經曰：大國者，下流也。天下之交於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也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者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也。或下而取者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也。夫兩者若各得所欲，故大國宜為下。

道曰：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地中有山曰謙，山附于地曰剝。謙之六爻三吉三利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迷其道而不復者，必剝而附於地，不謙之故也。大國者，眾流之所皆歸焉，故曰下流，以其靜而無為也。若天下之牡交於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本以靜為下也，下則勝之矣。此為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也，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帝乃誕敷文德，舞干羽于兩階，七旬有苗格。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也已矣。此皆以正治國，無為而靜下者也。故或下以取者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太王去邠是也。或下而取者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句踐事吳是也。此皆以奇用兵，亦以靜為下也。夫兩者各得其所，小者固宜下之，故大者宜為下矣。

德曰：大國，大根器者也。歸根曰靜，故靜為躁君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故咸之男女，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止，而說男下女。是以天下之牡交於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蓋以靜為下也。大國，君長也。小國，臣妾也。君長，男之屬也。臣妾，女之屬也。故坤為國邑，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以男下女，以大下小也，則得天地感而萬物化生。以女下男，以小下大也，則得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此謂以正治國也。女或守靜，男欲下以取之，不過兼而畜之。男或守靜，女欲下而取之，不過入近事之。此謂以奇用兵也。夫兩者各欲得其所，女固宜在下矣，故男者宜為下之。

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為天下貴。

經曰：道者，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師保。美言可以市價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於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謂求以有得罪以可免邪？不曰如此，故為天下貴。

道曰：道者，萬物之奧，歸根復命也。善人之寶，被褐懷玉也。不善人之

所保，人皆可以為善也。美言可以市，善價而沽諸也。尊行可以加人，天下皆有所矜式也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既有師保尊行，何棄之有哉？是故天下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至寶，以先於駟馬之名者，不如坐進此道。蓋此道又寶於拱璧，尤先於駟馬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勿謂以道為求得之資，免罪之狀者，故為天下之貴。

德曰：萬物之奧，天下之至賾也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生於太極虛明，先天之氣結成一粒，大如黍米，名曰金晶，又曰真鉛，又曰陽丹，又曰天一，善人之寶也。既為善人之寶，亦不善人之所保也。苟遇至人，何所不至？美言可以市，口傳心受，一語無價。尊行可以加人，父遺形體，師全性也。人皆可以學仙，人皆可以成道，人之不善，苟美其師言，尊其師行，何棄之有哉？是故立天子於萬物之奧，以為善人之寶，置三公於美言尊行，以為不善之所保，雖有拱璧之貴，以稱駟馬之先，不如坐進此道，無所不至也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得善人之寶，不曰免不善人之罪，不在如此，故為天下之貴。

為無為章第六十三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經曰：為於無為，事於無事，味於無味。至於成大於小，積多於少，皆自報怨以德也。故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者必寡信，多易者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其難，故終無難。

道曰：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為無為也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，事無事也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味無味也。至於積小以成高大，以多問於寡，皆自以德報怨。怨至小也，德至大也，以德報怨，以怨歸德，以大下小，小成大也，故曰報怨以德。圖於難者，不於其難，先於其易而難自得矣。為於大者，不於其大，先於其細而大自成矣。故圖天下之難事者必作於易，

為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以細成大，終不以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以其得難，終猶以為難，故能終無難。何謂也？夫輕諾者必寡信，多易者必多難也。

德曰：為本無為，以靜勝躁也。事本無事，以無勝有也。味本無味，以淡勝爽也。人之修身養命，先要基址固密。基址固密，必自品藥為始。諺云：富因可惜許，貧為不爭多。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涓涓不止，遂成

江河。高以下為基，貴以賤為本，是以報怨以德也。故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患乎不能至大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；患乎不能至難，猶常難之，故能終無難。未至大而言大，輕諾必寡信也。未得難而言難，多易必多難也。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以散#1，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

經曰：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以散，所以事為於未有，治先於未亂。蓋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夫為事於有者必敗之，執亂而治者必失之。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心，故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眾人之所不欲，所以不貴難得之貨；學眾人之所以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，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為。

道曰：安者易持，未兆易謀，脆者易破，微者易散，皆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也。未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：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是知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必然之道也。不可躡等而為之，不可架空而執之，以此為者必敗之，以此執者必失之。聖人無為，筭筭實進，故無敗。聖人無執，步步實行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也，則異於是，不務實進，常有幾心，不務實行，常有幾事，雖成而敗之。蓋成於幾而敗於實也，實則無敗矣。故慎終如始，腳踏實地，則無敗事。世人皆欲難得之貨，聖人不欲其所欲，故不貴其貨。世人皆學眾人之所過，聖人不學其所學，故能復其過。以此輔相天地之道，以左右民，使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為於事。

德曰：人之元氣，各有一斤。人之始生，一氣一銖。一年二十四氣，適生一兩，人至十六，一斤全矣。過此三年，復耗一兩，六十四年，一斤盡絕。所以男子八八六十四卦，元氣盡矣。故元氣安泰，甚易持其危；元氣萌昧，甚易謀其兆；元氣柔脆，甚易破其堅；元氣精微，甚易散其著。蓋為之於未有，則不必有為；治之於未亂，則不必有治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，二氣之於陽神也。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，品藥之於金液也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谷神之於玄牝也。步步踐履，不容捷徑。由徑而為者必敗之，入術而執者必失之。聖人無為

而無不為，故無敗；無執而無不執，故無失。民之從此事也，不知大道無為，吐故納新，孤清寡靜，長於用幾，短於用實，或通或塞，半安半危，偶有小成，隨手敗之，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？直得先天無為大道，始終如一，則無敗事爾。聖人不欲人之所欲，是以不貴難得之貨；不學人之所學，是以能復眾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。

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是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經曰：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使民明之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也。故以智治國者，國之賊也；不以智治國者，國之福也。知此兩者，亦民之楷式爾。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至於大順。

道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有治人者，有治於人者，故民可與於樂成，不可與慮始。使民有知，所謂當道架屋，三年不成，故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使民用道之明，將以使民用道之愚。用道之明，聖人也，無君子莫治野人。用道之愚，細民也，無野人莫養君子。民用道之明，則爭巧作偽，心勞日拙。民用道之愚，則還醇反朴，心逸日休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，君子之道尚鮮，而況於聖人乎？此無為而無不為也。夫愚者，道之愚也。明者，道之明也。非故使民明之愚之，將以使民用明用愚，聖人之權也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，用道之明也，乃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。民之易治，不以其知，用道之愚也，乃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也。知此兩者，亦民之所矜式爾。常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天玄之德也，故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。是故易逆數也，天體西轉，日月五星東行。天高東南，地高西北，地下東南，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，皆與物相反也。及其成功，則一而已矣，故天地聖人之道，不與萬物相反，則不能成功於天下矣，故曰然後乃至大順。

德曰：道者，先天大道也。道為人之心君，真氣之神主也。民者，五臟六腑十二宮也。古之善為攝生養命者，非以十二宮為明，又將以愚之，以心神為主也。向使其宮各自主事，則身先病矣，何以養命乎？故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，智多則必以智治之，非無為大道也，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，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也。知此兩者之治人身之模楷，性命所矜式爾。常知楷式之道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天地人與萬物造化之道也，皆與物相反矣，乃至於大順而不迷。

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人

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經曰：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於人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於人，必以其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以為重，處前而人不以為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也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道曰：大國者，下流也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，地勢坤之象也。海雖有四，東南最大，地勢下也。是故潮水之信，西去洛陽千有餘里，幾至地中矣。所以東南島夷最多水侵之也，是知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必以地勢下之。聖人所以能為兆民上者，必以善言下之；其身所以能為兆民先者，必以自身後之。故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，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，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也。是以聖人位處乎兆民之上，民皆戴之不以為重；身處乎兆民之前，民皆瞻之不以為害。是以天下樂推之而不厭者，以其不與民爭也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德曰：丹田氣海，谷神真氣之所歸也。以其善下之，故得朝宗于海，能為百谷王，滋養天地之根也。是以心神飾居五行之上，必以真氣下之；欲超五行之先，必以血氣後之。是以心君名居五行之上，五行欣然戴之而不為重；神居五行之前，五行欣然隨之而不為害。是以四肢六脉，萬化百骸，樂推之而不厭，以其心神無為，而不與五行爭先也。苟有所爭，則鹹苦不相息，酸辛不相逮，恬淡不相通，虛無不相入，真氣不相從，精神不相守，百病生矣，何以為道？夫唯心君不爭，故五行莫能與之爭矣，大哉言哉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。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經曰：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以為肖久矣，其細民也夫。我有三寶，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者，故能勇；儉者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者，故能成器之長。今也捨其慈且勇，捨其儉且廣，捨其後且先，如是則死矣。夫慈者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若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道曰：道者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天下皆謂我大，似不象於道也。道者，寧有大小之別乎？夫唯稱大，故似不肖。若以大為肖道，我久矣其為細民之行也。我有三寶，人當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

，故能勇，仁者又有勇也。儉，故能廣，儉德懷永圖也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，後其身而身先，故能成其私也。夫勇者，以慈為主。廣者，以儉為主。先者，以後為主。今捨其慈而且勇，勇而無禮必亂；捨其儉而且廣，廣而不約必禍；捨其後而且先，先而不弱必橫。禍亂且橫，死期至矣。夫慈者，用之於戰則戰勝，用之於守則守固，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，必先以慈衛之，以儉約之，以不敢為天下先弱之，然後能成神器之長矣。

德曰：天下皆謂我得大道，似不肖於道者也。以道為大，故似不肖。若大似道久矣，其細民之語也，非達者之言與。道滿天下，無物無之，豈有大小之肖乎？紫陽云：人人自有長生藥，奈是愚迷枉擺拋。又云：此般至寶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識不全。豈直以大者為道邪？故曰我有三寶，人當寶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不暴也，慈而不暴，故能勇。二曰儉，不貪也，儉而不貪，故能廣。三曰不敢為天下先，不武也，先而不武，故能器。不敢為天下勇，故能成慈之長；不敢為天下廣，故能成儉之長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之長。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戰勝而美，是樂殺人也。樂殺人者，必殺之，故不可得志於天下。今也捨慈且勇，又從而暴之；捨儉且廣，又從而貪之；捨後且先，又從而武之，其速死也必矣。是不知慈者，戰守之本也。以慈用兵，天下順之，以暴用兵，親戚畔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以慈守國，天下助之，以貪守國，天下惡之。以天下之所助，備天下之所惡，故君子有不守，守必固矣。是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，必使以慈而為衛身之堅甲利兵矣。

善為士章第六十八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也。

經曰：善為士者不武，善為戰者不怒，善為勝者不與交兵，善用人者先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能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也。

道曰：武王師渡孟津，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武王曰：未可也。居二年而滅紂，可謂善為士者不武。時甲子昧爽，王朝至於商郊牧野，乃誓。王左杖黃鉞，右秉白旄以麾，可謂善戰者不怒。受率其旅若林，罔有敵于我師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後以北，血流漂杵一戎衣，天下大定，可謂善勝者不與。受有億兆人，離心離德，予有虎賁三千人，同心同德，至於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懷其德，可謂善用人者為之下。夫武王者，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振古以為極也。

德曰：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，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也。故陰在上，陽下奔，首尾武，中間文，是知善為火侯者，不獨用於武也，故善為大道之士，不

武而武，不文而文，故曰善為士者不武。強兵戰勝猶為不祥，而況於怒戰乎？故善戰者不怒，不戰而屈人之兵也。聖人目擊道存，以神遇神，至於龜龜相視，鶴鶴相唳，猶且以神遇神，而況於善勝者乎？故不與之交兵也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也，是謂不爭之德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是謂用人之力。民之所欲，因而與之，民之所惡，因而去之也，行此道者，是謂配天振古以來無此其極也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經曰：用兵者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常為客，不敢進寸而常退尺。是謂行若無行，攘若無臂，仍若無敵，執若無兵。其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#2，故抗兵相加，先哀者勝矣。

道曰：兵家有言：不敢為主，師出以律，失律凶也，而常為客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所以不敢為主而常為客也。三分殷之天下，文王有其二矣，然猶以服事殷，九載大勳未集，直至武王周公繼之，所以不敢進寸而常退尺也。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東征西怨#3。徯我後，後來其蘇，所徂之民，室家相慶。是謂行之而無行，攘之而無臂，引之而無敵，執之而無兵也。少師曰：不當王，非敵也。楚大破之，是以滅隨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矣。吳越加兵相抗，越不得已勾踐請臣之，吳遂釋越，後竟為勾踐所滅。故曰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德曰：紫陽有云：藥重一斤須二八，調停火候託陰陽。養藥必須火候，火候要在調停。火候有文有武，有賓有主，用兵之法也。又云：用將須分左右軍，饒他為主我為賓，勸君臨陣休輕敵，恐喪吾家無價珍。正謂此說爾。大抵用兵之法，以怯為主，怯則不敢輕敵，故常以逸待勞，以鈍挫銳，以靜待動，以文御武，故折衝樽俎，不戰而可以屈人之兵矣。用兵者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矣#4，又不敢進寸而退尺矣，是謂行之於無行，攘之於無臂，仍之於無敵，執之於無兵也。是故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紫陽又云：前弦之後後弦前，藥味平平氣象全。採得歸來爐裏煨，煨成溫養自烹煎。大抵至藥，朱砂水銀而已，直下別無一物。合和入爐，制伏養煨，全憑火候，抽添運用，太文則不熟，太武則飛去，所以不敢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矣。必須文武相濟，剛柔迭用，調停而後可以得所，故加兵相抗，哀者勝矣。彼我相持，勢均力敵，苟有為者，必敗之。如不得已，卑辭以哀之，柔顏以驕之，使敵大逞其志，而後可以自勝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經曰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以其至易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其言有宗，其事有主。夫惟人之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所以知我者希，我則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，而人莫之知也。

道曰：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天下萬物皆道無可揀擇者，甚易知，甚易行，道在邇，事在易也。天下皆莫能知，皆莫能行，求諸遠，求諸難也。天下皆謂我大久矣，其細也。若言天地，必自太極，若言萬物，必自天地，若言男女，必自父母。所以言有宗，事有君也。唯此之無知，是以不我能知。今不我能知，是以知我者希。人之知者希，自知我之貴矣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，誰能知之？

德曰：紫陽云：常言俗語合聖道，宜向其中子細討。若將日用顛倒求，大地塵沙盡成寶。吾甚易知，甚易行也。及問其故，天下皆莫能知，皆莫能行，何謂也？其言有宗，其事有君也。其言有宗，不離太極、兩儀、四象、八卦；其事有君，不離天地、日月、男女、水火。用之於天地，萬物自然生成，甚易知，甚易行。移之於人身，心腎自然水火，天下皆莫能知，皆莫能行。惟此世人無知，是以不我能知。知我者其天乎？所以知我者希。知我之者既希，則自知我道貴矣。是以聖人惡衣服，美道德，故曰被褐懷玉。世人觀其外而不觀其內也，何以知聖人之道德乎？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經曰：知為不知，上也；不知為知，病也。夫唯病其所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道曰：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然聖人之道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若珠走盤中，左右逢原，無往而不可。以其大道本無言說，皆是無為自然，以知猶為不知，而況以不知為知者乎？故真知者不以為知，知之者上也；不真知者強以為知，知之者病也。能知不知之病以為己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者，何也？蓋能病其所病，是以不為聖人之病。

德曰：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知不知，上也。天下皆莫能行，不知知，病也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使民無知無欲。知不知，上，古之學者為己之道也。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。不知知，病，今之學者為人之道也。能病其病，是以不病；不能病其病

，是以成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能病其病，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
#5，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經曰：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無自狹其所居，無自厭其所生。唯此不厭，是以常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，自愛而不自貴，故去彼狹厭，取此知愛。

道曰：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。天明威，自我民明畏。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故民不畏威，則天之大威至矣。其為人也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善其身足矣，此大丈夫之所為也。愛之欲其生，自狹其所居也。惡之欲其死，自厭其所生也。何淺丈夫也哉？故曰無狹其所居，自知之道也；無厭其所生，自愛之道也。唯此不厭其所生，是以常不厭矣，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。道要自知，明不自見；德要自愛，名不自貴。大道既知，孰不見其明？何鈴自見？大德自愛，孰不貴其名？何必自貴？明苟自見，是狹其所居也，名苟自貴，是厭其所生也，不亦惑乎？是以聖人去彼之狹，取此之知，去彼之厭，取此之愛。

德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法猶江河，使民易避。民之於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可不畏邪？民苟不畏水火之威，則大有威於水火者至矣。若畏其威，水火日用，飲食養人。若不畏威，憑河涉川，赴湯蹈火，無所不至，吾見其死者矣，故曰大威至矣。民不畏威，狹其所居也。大威至矣，厭其所生也。無狹其所居，使民畏威也。無厭其所生，使大威不至也。故曰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日用飲食，何厭之有哉？是以聖人常自知其己之不足，不自見其明之有餘，常自愛其己之入道，不自貴其名之過人，故曰去彼取此。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經曰：勇於敢則見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知此兩者，利害甚明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知之。蓋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坦然明白，善為謀矣。故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道曰：慈故能勇，敢則殺人。勇敢殺人，人必殺之，故曰勇於敢則殺。守天下之至勇，處天下之至靜，以柔馳堅，以靜勝熱，勇於不敢則活矣。凡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人皆知之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。大抵天之所惡，勇敢而見殺者，有為而好爭者，不知而多言者，尚異而無謀者

，天之所惡也。是以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也。地有生長收藏，厚德載物，不言而善應也。人有仁義禮知，大業成物，不召而自來也。此謂天之道，坦然明白，善為謀矣。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故善勝者不爭，善應者不言，自來者不召，善謀者坦然。天之道也，何故如此？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也。天包大地，恢恢之網也。空虛無有，疏而不失也。

德曰：用兵有言：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勇於果敢，則為主而進寸，是以見殺。勇於不敢，為客而退尺，是以致活。兩者利害，或敢於死者殺，或敢於生者活，請各擇其勇矣。天之所惡，世人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此難之，大造化也。故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將欲喻之，必固張之道也。不言而善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之道也。不召而自來，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也。坦然而善謀，周天三百六十度，五星二十八合，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，生長萬物而成一歲之道，何嘗有欺乎？故曰坦然而善謀。入道無形無名，無狀無象，綱羅萬物，俱在乎其中矣，此所謂疏而不失也。

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經曰：民本不畏死，奈何以死道懼之，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事者，以為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當此？常有司殺者殺之。代有司殺者，是謂代大匠斲，夫代大匠斲，鮮有不傷其手者矣。

道曰：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天下皆知生之有死，猶夜旦之必然，是不知生中有死，死中有生之道也。民常不畏死者，不知其生之道也。使知有生，誰不畏死？故人之常情，勇於敢則殺。奈何以死懼之者，使知其死之道也。使知其死，誰不樂生？故人之道業，勇於不敢則活。若者以為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當此？自有造物在焉，故常為有司當殺者殺之。天地造物也，不當殺者殺之，代有司也。夫代司殺者，人力有為也，是謂代大匠運斤成風而斲木也。夫代大匠之斲者，果有大匠之技，則盡堊而鼻不傷。苟代而為之，豈止鼻堊不盡，而自不傷其手者亦幾希矣。

德曰：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，故設以威道，使民不厭。民不畏死，則大死至矣，故設以死道，使民知懼。民若常不畏死，奈何設以死道懼之？以此言之，人本畏死也。若使民常畏死，天地造化，不得而殺也必矣。故為奇事正道者，天地造物猶不得而殺之，以為吾得執而殺之者，孰敢當哉？至如常有司殺者殺，亦殺其素不畏死，當死者也。其常畏死，不當死者，安得執而殺之？夫代司殺者，又不若有司之有常刑也，是謂代大匠斲木也。夫代大匠斲者，輪扁

猶難之，而況於桷鑿乎？鮮有不傷其手者矣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經曰：民之有飢，以其上食稅多，是以有飢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事者，是為賢於貴生。

道曰：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獸相食人且惡之，為民上者立而視其飢而死者與？故曰民之飢，以其為民上者食其稅之多也，是以有飢。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猶水也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法極則姦生，令下則詐起，故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也，是以難治。上苟無為，而天下自治矣。甚愛者必大費，多藏者必厚亡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，故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事之厚也，是以輕死。夫唯以道為主，而不以生為事者，是又賢於貴生也，不亦明乎？

德曰：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，心好靜而欲牽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，澄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滅。所以民之飢者，上食其稅之多也，是以民飢。人之真氣衰者，心欲其德之亂也，是以氣衰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；氣之難養，以其心之無定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人之輕死，以其養生之薄。夫唯無以求生為事，專一養生為事，求生之道固可貴矣，而養生之道又賢於求生也遠矣，故曰是賢於貴生。

民之生章第七十六

民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經曰：人之得生也柔弱，其致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始生也柔脆，其致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矣。故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道曰：水至柔而四海不空，山至堅而五嶽終陷，故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天下之至弱，馳騁天下之至強。是以人之得生也柔弱，不得其死也堅強。至如萬物草木之始也，亦以其柔脆為主，故震巽為草木，無有礪腴瘠鹵，皆返生而出升于虛邑，無所疑也。至於其將死也，亦以其堅強為主，故坎離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，為科上槁矣。故曰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成共，宰木共矣是也。故強大者常處下，柔弱者常處上。震兌，在天之陰也。巽艮，在地之陽也。天以始生言之，陰上而陽下，交泰之

義也。地以既成言之，陽上而陰下，尊卑之位也。故地在天上曰泰，天在地上曰否，是以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，天地之義也。

德曰：乾坤中交而生坎離。坎本坤體，再索乾之中爻，故謂之中男。離本乾體，再索坤之中爻，故謂之中女。坎外陰而內陽，反為中男。離外陽而內陰，反為中女。男子外陽而內陰，離火之象也。女子外陰而內陽，坎水之象也。此所謂日月並明，水火顛倒。大抵養命者，皆取坎中一陽，而還離中一陰。故紫陽云：取將坎位中心實，點化離宮腹裏陰。從此變成乾健體，潛藏飛躍盡由心。蓋以此也。夫人之生也柔，離中之陰也。其死心堅強，坎中一陽也。陰本主死，如何言生，陽本主生，如何言死，不顛不倒，不名曰道。蓋陰不得陽則不生，陽不得陰則不死，此言奪天地之造化也，必須顛倒，萬物草木亦然。故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，陰在上，陽下奔之義也，其旨不亦遠乎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經曰：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，高者必抑之，下者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而奉有餘。孰損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能之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不欲見其賢德。

道曰：天之道圓而神，包乎大地，生成萬物，張弓之象也。地上之天，常用半周，弛弓之象也。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乃是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，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有餘者損之，秋收冬藏也。不足者與之，春生夏長也。此所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，哀多益寡，稱物平施之道也。人之道則不然，不足者損之，民之饑也。有餘者奉之，上食其稅之多也。此所謂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，剝下增高，絕短補長之謂也。既損不足而奉有餘，誰能以有餘而復奉天下之不足？唯有道者能之爾。是以聖人為於無為而不自恃，成於無功而不自處，不欲見其賢德贊行，而使人奉其有餘矣。康節所謂老子知《易》之體者也，斯亦不過矣。

德曰：坎為弓輪，離為兵戈，弧矢之象也。離午為心，坎子為腎，水火之象也。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子後陽生，下者舉之，午後陰生，高者抑之。心火有餘，腎水息之，有餘者損之也。腎水不足，心火息之，不足者與之也。水火相息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。人之道則不然，腎水不足，又從而以欲竭其精，不足者損之也。心火有餘，又從而以酒為漿，有餘者奉之也。水火相射，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也。誰能損其有餘，以奉周身之不足？唯有道者能之。

。是以聖人無為而為而不自恃，無功而成而不自處，實不欲見其賢行，而使大道有偏於奉養，以成其太過不及之患矣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故聖人言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經曰：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慎無以輕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皆莫能行。故聖人云：能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能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受垢而主，不祥而王，聖人正言若相反也。

道曰：坎為太柔，其水升降天地。坤為少柔，其土生成萬物。然生成萬物之形者，坤土也。升降萬物之氣者，坎水也。故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，是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其水與氣往而不入#7，無往而不勝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。慎無以輕易其水也，水哉水哉，故曰其無以易之。夫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而皆莫能行，豈可以水為輕易邪？水之時義大矣哉。故聖人云：能受國之垢辱，是謂社稷之主；能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之王。水柔之象也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受垢而主，不祥而王，皆正言若反也。

德曰：真精至柔，真氣至弱，坎水藏之，皆有名而無形，一身之主也。精氣一敗之後，筋骨雖曰堅強，不久而為糞土矣。以此言之，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孰敢輕易而卑下之？故曰其無以易之。夫柔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其然，皆莫能行其事，水之為道大矣哉。故聖人云：能受國之垢辱，弱之勝強也，弱之勝強，是謂社稷主。能受國之不祥，柔之勝剛也，柔之勝剛，是謂天下王。皆正言相反也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經曰：和其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吉事尚左，契代繩約，是以聖人常執吉約而不責於人。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法。徹者，法也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道曰：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大釁已成而後解之，必有餘釁，又安可以為信？大怨已彰而後和之，必有餘怨，又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而不責於人#8，可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惟有德者能司其契，無德者但司其法。是以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德曰：天地合而甘露降，陰陽和而風雨時，損益盛衰之始也。三陽出地

，地天泰也，地天方泰，三上相交，損其盛也。三陰出地，天地否也，天地方否，初四相交，益其衰也。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。故泰能生物，吾能成物，遂使天下萬物常恨天地之不為損益矣。大而天地，小而萬物，皆託陰陽以成其器，而況於人乎？陽唱而陰和，是謂男女居室，陽唱而陰違，是謂夫妻反目，而況於大怨乎？大怨已成，方為和之，以和反怨，必有餘怨。既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大怨已形，方為救之，以救反怒，必有餘怒。既有餘怒，安可以為助？是以聖人常執左契，以弱勝強，不責於人，以柔勝剛。有德司契，執其柔也。無德司徹，執其剛也。故天道不替，常與左契；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器之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經曰：小國雖曰寡民，各什伯有長，人但器之而不為國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知事相往來。

道曰：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，皆小國寡民也。是以經界既正，井地既均，匹夫匹婦，受田百畝，使民各有什什伯伯之長，而不相假借矣。然後上中下士穀祿既平，但以人為器使，而不為國之役用，故曰器之而不用，遂使民之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往而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向而陳之；使民復為上古結繩之用。以佃以漁，甘其食矣。衣褐拊屨，美其服矣。穴居野處，安其居矣。鼓腹擊壤，樂其俗矣。鄰國相望，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使民直至老死，不知公私之事有相往來。

德曰：富貴安民，人之精滿而氣盛者也。小國寡民，人之精敗而氣衰者也。雖曰氣衰而精敗，亦有接衰補老之道。至於百二十年猶可還，過此修真誠更難，直須九轉八瓊丹，日月之華救老殘，而況小國之寡民乎？夫氣衰而精敗者，六十四卦盡者之人也，必須先使五臟六腑各有所主，《黃庭內經》是也，故曰使有什伯。雖曰安爐立鼎，止是養藥而已，不敢煨煉烹煎，故曰器之而不用。築丹室，置鼎器，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也。雖有飛舟奔車，無所乘之；雖有堅甲利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是謂復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，不亦重乎？是以天下太平而為羲皇上人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，十二宮爾汝相忘也。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十二經表裏相和也。苟得如此，直至老死，復與世俗不相往來，不亦宜乎？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經曰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虛明，何所積乎？既以為人已愈有之，既以與人已愈多之。天之道，有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無為而不爭。

道曰：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。信言不美也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美言不信也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居，善者不辯也。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，辯者不善也。知者不言，知者不博也。言者不知，博者不知也。聖人之道，存乎太極，虛明一氣，無所不有，是以不積。既以此道為人，自己愈為有矣，既以此道與人，自己愈為多矣。故天之道，有利而不害，天下莫能與之害，聖人之道，無為而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德曰：信言不美，無為大道也。美言不信，傍門小術也。善者不辯，吉人之辭寡也。辯者不善，躁人之辭多也。知者不博，一以貫之也。博者不知，記問之學也。聖人之道，不必多積，一生二，二、生三，三生萬物足矣。此道既以為人，人即我也，人既皆我，已愈有之。此道既以與人，人亦我也，人既皆我，已愈多之。故先天之道，以美利天下而不害於人，人皆衣其道；聖人之道，以無為為天下而不爭於人，人皆被其德。道德衣被於天下成矣。而先天聖人之功成矣。

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竟

- #1 其微以散：『以』疑作『易』。
- #2 輕敵則幾喪吾寶：『輕敵』二字原脫。
- #3 東征西怨：疑作『東征西夷怨』。
- #4 不敢為主而為客：後一『為』字原脫。
- #5 夫惟不厭，是以不厭：『是以不厭』原脫。
- #6 不得其死也堅強：『死』疑作『生』。
- #7 往而不入：疑作『無往而不入』。
- #8 不貴於人：『貴』疑作『責』。